婦女文化

第一卷
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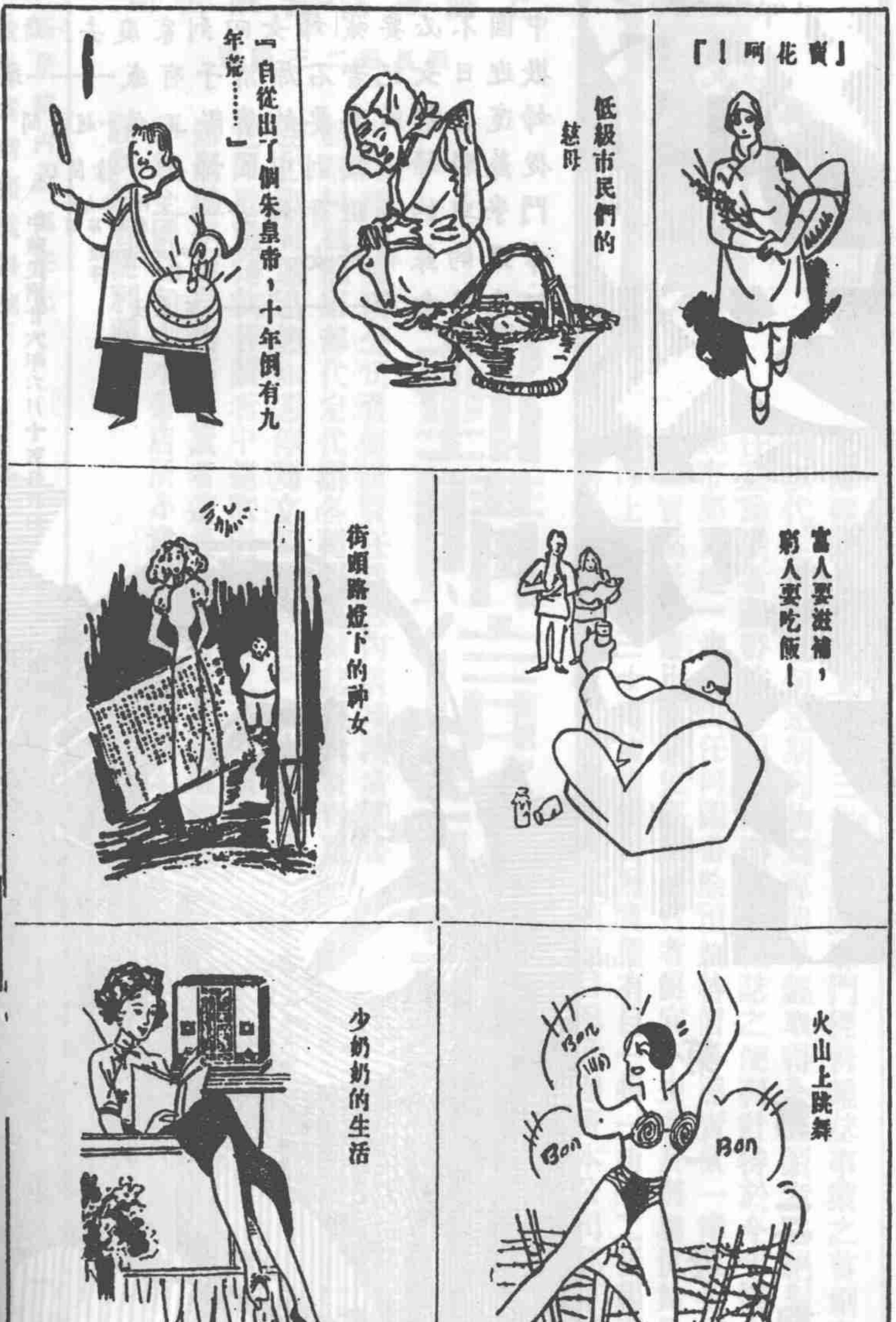
中國不必要喊「婦女回到家庭去」…庸人
歡迎日女記者石原清子有感…………瑞
婦運目前所需要的實際工作…趙清閣
從蘇聯婦女談到中國婦女……徐閭瑞
鬥爭中的西班牙婦女……………科爾卓夫作 禹慶節譯
幸運的蘇聯婦女……Anna Lauise Strang 植芸譯
紀念勞動節……………………王立文

中華民國廿六年六月十五日出



各種不同的婦女職業及其生活

清明編



婦女文化月刊社社員表

民國二十六年　　月　　日

姓名	別號	性別	年齡	籍貫

學歷	著作物
經歷	
現在職業	
現在通訊處	永久通訊處
備註	

第　　號

婦女文化月刊社簡章

一、名稱　本社定名爲婦女文化月刊

二、宗旨　以發揚三民主義復興中華民族促進婦女文化爲宗旨

三、組織　設社務委員會委員七人常務委員三人下設經理部總經理一人副經理一人編輯部總編輯一人編輯四人

四、職權　以社務會議爲最高權利機關常務委員處理日常社務事宜

　經理部　處理營業發行事宜

　編輯部　處理編輯撰繹事宜

五、社員　凡贊成本社宗旨經本社社員二人以上之介紹社務會議之通過得爲本社社員

六、社費　社員入社費五角常年費一元自由捐助或特別捐

七、權利　社員自入社起，本社長期贈送月刊一份，並可參加本社社員大會，及投稿有優先被選用權。

八、會期　社員大會每半年一次，人數以五十人起碼，社務會議每月一次經理部及編輯部每週各開一次必要時召集臨時會議

九、附則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改之

婦女文化

新編第一卷第三期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目錄

漫畫

各種不同的婦女職業及其生活……清閣編（底封）

社評

歡迎日女記者石原淸子有感……瑞（一）
紀念勞動節……文（二）
將召集之國民大會……閻（三）

論壇

從蘇聯婦女談到中國婦女……閻瑞（四）
婦運目前所需要的實際工作……趙淸閣（七）
兩個問題……呂曉道（一〇）
中國不必要喊「婦女囘到家庭去」……庸人（一三）
尼采哲學與法西主義的婦女論……勃論蒂斯作 萊晴譯（一七）

從國防前線歸來（續）……譚惕吾（二〇）

展望台

幸運的蘇聯婦女……Anna Lauise Strank 植芸譯（三二）
鬥爭中的西班牙婦女……科爾卓夫作 馮麗節譯（四三）
前進的朝鮮婦女……大德（四六）

世界盲人之母……剪影（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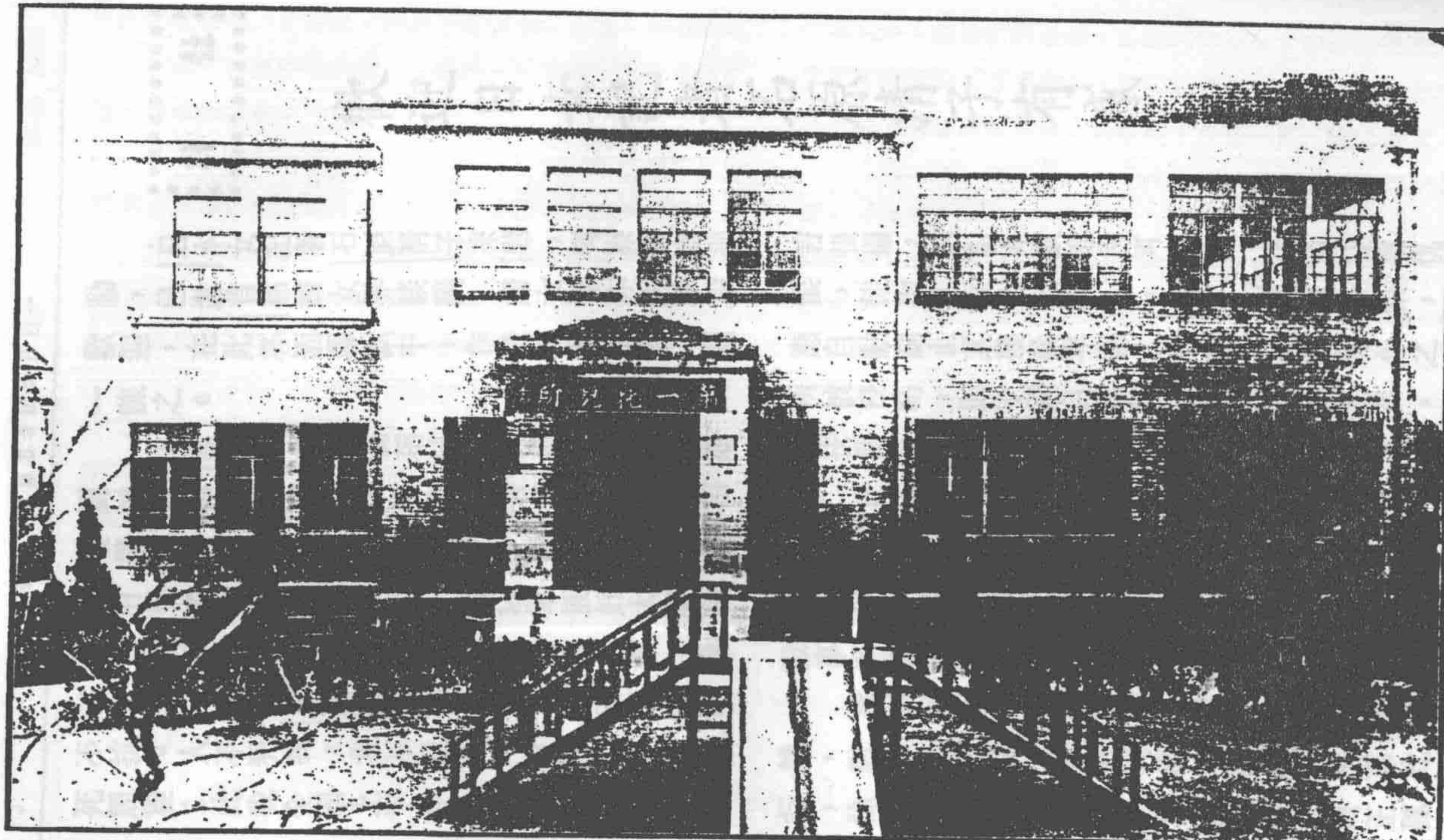
文藝

花奶奶……劉幽波（五〇）
清明……青谷（五二）
打浦橋……趙天（五五）

掙扎線上

女工生活在幾層壓迫下……佩芸（五八）
一個流浪日本女性……記者（六〇）

編後……編者（六二）



南京市婦女文化促進會主辦第一托兒所所址



社評

歡迎日女記者石原清子有感

日本女記者石原清子來華，考察婦女運動，已邀首都婦女界談讌；婦女界亦將準備歡迎，在此杯酒聯歡中，作者深有所感，願一陳之。

中國與日本，號稱同文同種；地勢上亦屬唇齒相依。在理，宜共存共榮，保持互相提攜之友誼；中國素好和平，眼識遠大，日本有智之士，亦見及此，徒以軍閥好大喜功，自焚不顧；年年見逼，遂致世仇之深，幾不可釋，豈知中國雖好和平，但亦不能遇侮不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有辱我者，誓死周旋；此我全國上下早已共具之決心，想亦為友邦人士所了解。故此時欲言親善，欲言提攜，絕對非威迫所可成功，威迫徒增仇恨，徒增其反抗之決心，日本如幡然覺悟，應自動制止其殘暴卑鄙之行為，還我歷年之所被侵略，則中國自當持本共存共榮之義，而扶助日本。

且日本歷年之行為，其本國有識之士，亦知其為飲酖止渴；以東三省言之，强佔以及數年，於日本果何所益？竭人民之脂膏，以事保衛，猶嫌不足，侵略更胡所益耶？

新聞記者皆具有正確之腦筋，明決之意識，對以上所言，想有同感，甚希其不辜此行，除考察婦運外，對中日關係亦有以正確之觀察，及輿論。

（瑞）

紀念勞動節

紀念勞動節，首先要問：在今年勞動節以前，勞動者得到了些什麼利益？以後還需要些什麼利益？工資增加了沒有？時間減少了沒有？生活改善了麼？工作有保障了麼？這些問題，在以前解決了多少，以後還有多少要解決？離理想境界還有多遠，要如何才能達到最高理想的境界？在紀念勞動節中，對於這些問題，都應該有個新的認識，新的估計。

一談到勞動節，自然會有各種不同的意見，這是難免，因為有各種不同的生活，自然免不了各種不同的反映，這一點，大家都是很明白的。

年年一到了勞動節，自然有些人在歌頌八小時工作制的成功，也有些人在誇耀六小時工作制的光榮。各種不同的生活，反映着各種不同的意見。——可是我們應該歌頌呢，還是誇耀呢？

我個人的感想是這樣：不歌頌，不誇耀，沈着的奮鬥，爭取我們自己的勝利，因為中國到底是中國，不是歐美，也不是蘇聯。

歐美的八小時工作制，雖說是早已成功，但實作十小時以上工作的勞動者，還是很多很多，可見那種成功，也是有限度。蘇聯的六小時工作制，很足誇耀，他們的猛進隊時時在鼓勵他們的勞動者要他們實作到八小時或十小時以上的工作。這樣既可多得工資，又可得到「積極參加生產工作的榮譽，」在個人是名利雙收，在國家為去其弊而實得而利。這一種政策，確是聰明，無怪他們誇耀。

總之我們對於人家，不存羨慕，也不懷嫉妒，我們是有我們的本位。我們千千萬萬的勞動者，游離，失業，無以聊生，欲求十二小時以上工作而不可得，還談得到八小時六小時麼？

全世界為了製造戰爭，無時無刻不在劇烈的動盪之中，人家一天的工作，甚至比我們一年的工作，還有成效，我們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命，早已都被迫在十二萬分危急的火綫上了，還有什麼理由，可以允許要求什麼從容的閒暇

啊！——在國家民族的產存綫上，只有工作，堅苦工作，這是我們對於本年勞動節，應有的認識。（文）

將召集之國民大會

預定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之國民大會，將如期履行。中央爲實現「民主化」，已於選舉法有所修改；將圈定手續取銷，實行普選。卽此一端，已十足表示中央大公無私的態度，與民爲政的誠意，又慮地方操縱，野有遺賢，故有由國民政府指定二百四十名代表之規定，謀慮周緻，全國景從。

在此籌備國民大會之過程中，女子不能不有所希望，我們知道國民大會責任惟在制憲，憲法通過，責任終了。故此次之代表，可云爲絕對之義務，絲毫無權利可言。但是憲法爲國家大計，民主精神之所寄，女子居全國人數之半，自應有代表參加會議，獻其知能，爲大多數女子解除痛苦。

綜計所有候選人中，屬女性者不足三十人。如參加普選，恐將無一二人當選。因現代選舉，幾無不以政治力量，經濟力量爲背景，女子在今日社會，旣無地位可言，遑論政治力量，經濟力量；如事競爭，自當失敗！則將來國民大會時，恐將無絕迹女代表參加，形成畸形之國民大會，我今顧慮及此，故有此文之寫，期冀中央於將來指定二百四十代表時，使全數女候選人有參加機會，免國民大會有畸形之虞。同時希望女候選人，也一面努力充實自身學術，以不負代表全婦女大衆。

（閒）

論壇

從蘇聯婦女談到中國婦女

閩瑞

在一本雜誌上，我讀到一篇談蘇聯婦女的文章，讀完後，起先是感覺到慚愧，隨後感到痛心，因為我是女子，而且生值在我們多難的中國，能不能負起女子的責任，和負起人民的責任呢?!

記得該文中有幾句對話，實足的可以表示蘇聯女子的驕傲。摘錄於下：以戒我婦女。

「我是經濟獨立的女人……你用那些國家的尺度，來量蘇聯的女人，那就錯了！」

這幾句話是多麼的自覺，但是，人家是可以那麼說的，因為，她們已為女子爭回獨立的人格了，她們已經是國家的柱石，已經參加國家各種重要的工作，蘇聯的復興，蘇聯經過革命時的大破壞後，建設的成績能那麼樣驚人，國力能那麼樣蒸蒸日上，這自然是全國人民一致努力的結果；這個中間，女子是獻了最大的能力的。

記得俄國某要人，曾說過下面幾句話：『俄國所以能有今日的成績，是男女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們聽了上面所說的話，我們看了人家所表現的成績，當作如何的感想？當應該如何地奮發？

現在我們再環顧國內的情形，女子在社會上是沒有分毫地位的，雖然有最少數人參加政治活動，社會活動；但是處境之困難，阻礙之繁多，總使不能盡其才，盡其力。這是言之痛心的，我們所痛心的原因，並不僅為我們女子的前途着想，實在是為我們國家的前途着想。

我國現在雖然已經向復興的途上邁進，但是這個時候的工作，是更應該十分緊張的！並且世界第二次大戰，迫近眉睫，我們再看看世界各強國，早已在那裏一天天加緊的準備，一旦大戰爆發，中國是首當其衝！能努力奮鬥則存，不能努力奮鬥則亡；此中毫不容猶豫，為征服當前的環境，完成民族復興的使命，決不容國人中一人不努力，一人不奮鬭。女子是全

國人民的半數，若阻其爲國效力之志願，無異是自滅國家生力軍一枝—但是數千年來，女子蒙受最嚴重之壓迫束縛—沒有教育的機會，才力自然無由發展，且封建之餘毒太深，社會上一部分人的思想，仍如是頑固，雖有智能有勇氣，願爲國家社會獻力的女子，也爲種種壓力的阻礙而不得如願以償。還有另一般女子，連受教育的機會亦不可得，所以今日欲言民族復興，欲言培植國力，就不能不注重婦女教育的普及。

如果說是女子因生理關係，有許多工作頗不相宜，這實在是大謬—現在我們可以把蘇聯的女子來作例證，蘇聯是從重工業到兵役；處處都有女子參加，並且還表現着優異的成績；同其圓顱方趾，雖然蘇聯女子的地位，和中國現在女子的地位，絕對相反，但是我敢肯定的說，絕對不是蘇聯女子的本質優於中國女子；實在是蘇聯國家的培養的造成。

她們對於女子的教育，不管是智力的，或體力的鍛鍊，都給予與男子同等的機會；並且爲減輕婦女家庭間繁瑣的工作，俾專力於社會國家計，特作種種大規模的設備。如公共食堂，託兒所等。在任何一個工廠或機關，都有工廠廚房或機關廚房。而大規模的公共食堂，是隨地都有。至託兒所呢，也普遍皆是。一個大工廠旁，一定附屬一個託兒所；其他公共託兒所，也是林立的。最近蘇聯政府的新決定，還要擴大育兒的設備：(一)擴大產兒院，規定由一九三六起到一九三九的三年間，在城市要增設一萬一千副產牀的育兒所；在鄉村裏，這三年中要增設三萬二千副產牀的育兒院。(二)在一九三九，一月一日以前，在城市要增設比從前多一倍的託兒所。以前有四十萬個鋪位，至一九三九年，便要增加到八十萬個鋪位。在鄉村中，這三年間，也要增加一倍爲託兒所鋪位；五十萬固定鋪位，四十萬季候鋪位。(三)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以前，在城市中兒童園，位置，要由現有的七十萬，增加到二百一十萬；在鄉村中，在三年間要由現有的十三萬位置，增加到三十萬個位置。

我們看了上述的種種，就知道蘇聯的女子，能有今日優越的進步，除了自身的努力外，還有政府的幫助。然而我們何必讓別人專美呢？況且我們急欲民族復興，則當前之婦女問題，實不容忽略。因民族復興問題，是整個的，是繁雜的，且時機已非常的緊迫，自須全國一致努力不爲功。所以女子的一部分力量，是絕不能容許放棄的力量。而且社會應當使這部分的力量，好好培植起來，發揚起來。

女子的智力，是不弱於男子的。這個有多少教育方面的智力測驗，可以證明。至如體力呢，大多數的農村女子，都是很強健的，並且有着吃苦耐勞的素養精神，這一部分人若加以訓導起來，實在是很可能幫助我們的國家作抗敵救亡工作。致于一部分的都市女子呢，我相信有許多人已經有新的覺悟，她們也是願意負起國民的責任來！只要給她以努力的機會。

女同胞們：我們是興奮的時候了！我們應該做蘇聯的婦女之毅力！更希望社會多給予婦女發揮智能的機會。

婦女地位在蘇聯

—天尤—

蘇聯新憲法第百二十二條規定「蘇聯婦女在經濟，國家，文化，社會以及政治生活中與男子享平等權利」

在蘇聯國家設計委員會全國經濟統計機關出版的「蘇聯婦女」一書中，以數字證明婦女平等在蘇聯的實況，並且指出蘇聯婦女在國家生活中參加多方面活動的情形：

蘇聯在過去八年中，婦女從事生產勞動的數目增加五，〇〇〇，〇〇〇以上。一九三六年中，婦女在國家事業與機關中工作的數目為八，五〇〇，〇〇〇，佔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四。

由於生產方法機械化的結果，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於是國家經濟各部門中的婦女勞動，大見增加，而婦女勞動在從前却被鄙為無意義的。革命以前，女工總數的三分之一是從事紡織工業的，迨一九三六年從事紡織工業的女工與女工總數的比例減少二分之一。現在竟有女工總數的五分之一從事機械與冶金等重工業，八分之一則工作於礦業中。

但婦女從事不規則的，非熟練的工作，並受日工的待遇，只及服務家庭中的女工數目已減少二分之一了。

我們在蘇聯很容易見到婦女科學代表。一九三六年初，蘇聯有女科學家一五，三、八人。目前女醫生比革命前增加二十多倍。去年正月間，蘇聯有四二三、五三女醫生總數的一半強。

多數婦女，佔有技術與行政的地位，在每年大規模工業女工程師與女技師佔全婦女的百分之一五．五。

最近蘇聯婦女生活中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國家保護工作婦女的利益，注意她們的健康，公佈保障母子權利的法律。

在一九二八年，蘇聯僅有二，一三二所幼稚園，一九三六年則有二三，〇九八所了。保護母子的醫科檢驗所，在一九三一年只有二，四七五所，而一九三六年則增添三，九四五所。在此同一期間，產室中的搖籃從三二，七七五增至四八，二五〇。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常設的和臨時的寄兒院有四，七四四，六〇〇個搖籃，（這個數目並不包括依去年禁止墮胎法及獎勵生育而籌備中的許多幼稚園及產室中的搖籃。）

蘇聯婦女直接的和廣汎的參加國家行政。第八屆全蘇大會中有四一九位婦女代表，在第一屆全蘇大會中僅有婦女代表四十九人。

蘇聯婦女同男子一樣的在表示他們的英雄事業的功績。政府且明令獎勵一，四〇〇位婦女。她們不是勇敢者，就是職業上的成就者，或者有功於國家社會的人兒。

婦運目前所需要的實際工作

趙清閣



無論在那一方面說，中國目前已絕不再是喊口號，唱高調的時代了！因為喊口號和唱高調都不過是一種對自己虛無的粉飾，也可說是自欺自滅。當人家正在切實準備着侵略和吞蝕我們的時候，而我們却儘管高喊口號，大唱高調——這樣，不是只有束手待斃嗎？

中國過去的失敗，就患於此點，婦運的沒有成績，也同樣是喪失在這個毛病上。

我們看，從五四運動以後的婦運，除了造成一批自我風頭的特殊階級「女名流」們外，對整個幾層下被壓迫的婦女大衆，究有何益？她們把爭求婦女解放的意識歪曲到爭求自身福利；因此，歷年來只造成一種畸形的婦運結核——在都會城市中還可以聽到些「婦女解放」的高調，口號，在鄉鎮農村中就簡直連夢也不會夢見過。所謂各地的「婦女協會」之組織，也皆係有名無實的虛設。

寫到這兒，我不能不質問一聲所謂幹婦運的前輩們，一向究竟都做了些什麼？

孫中山先生在黨綱中很明顯地曾指示出婦運的路徑——就是幫同男子推進社會，負起同男子一樣的國民責任，和男子盡一樣的義務，也享一樣的權利；在任何情形下不得另眼看待婦女，而婦女也不得自甘落後。

這是 總理在革命過程中特為婦女開闢的生路，然而我們想一想，是不是完全辜負了他的盛意？直至如今，我們依舊還歪曲着他的指示——就是：他不惟希望婦女是人，得到自身的解放，而且還希望婦女是具有民族思想，國家觀念的份子，負起推進的責任！似這種合理的闡明，夠多麼令人感佩涕零呵！

現在除了請求國家當局仍循本着總理的遺教，而予以同情婦運，贊

助婦運外；更希望我們幹婦運的人，切實努力工作，廢棄以往的喊口號，唱高調之弊習；負起實際責任，實地參與工作。

目前最迫切需要和易於實施的，我認爲有以下兩項：

(1)培養整個婦女大衆的思想

目前已不復能具有兩性仇視的心理，而需要具有團結的志願；因爲我們應該認清現在的敵人並不是限於個人的，或婦女的，而是限於全中華民族的，所以我們首先要聯合大衆去驅逐，和抗戰這種公共的敵人，而爭求整個民族的解放；事實上也就是爭求婦女的，個人的解放。因爲民族存在，婦女，個人才能存在；民族滅亡，婦女，個人也就隨之滅亡，這是必然的連帶關係；所以我們唯一的生路就是殺敵救亡，愛國救國。

要全婦女明白這個道理，就必須培養整個婦女大衆的思想，不論有智階級和無智階級，都給以正確的指導，陶冶，方法如後：

A對有智的，受過教育，或正在求學時期的婦女，都急需訓練她們的思想。最好是印送圖書雜誌，或到學校演講，或開遊藝會，排演話劇，都可以發生感化的力量。

B對無智的，沒有受過教育的婦女，只有普遍演講，或印發淺明的圖畫，或舉行化裝表演。總之，對於她們是宜於軟性的感化，而不宜於硬性的強迫。

對以上兩項既簡單又有效的辦法，實施起來並不怎樣費事，只須大家熱心幹去，藉之還可以聯絡各界婦女。這種工作不要半年就會有成效；因爲每個人的秉性都富有熱情，血性；等她(他)們明白了國家是她(他)們的生命線時，她們自然而然地就都會愛護起她(他)們的國家來；到抗敵救亡的號令發出後，她(他)全是本能地走上最前線—這種工作不但婦運應該積極地努力進行，即是整個民衆也有受此訓練，培養的必要。

因爲在目前，我們唯一是需要每個人都具有民族思想，國家觀念，我們的羣衆中不能再容納半個昏頭昏腦，呆吃呆喝的敗類。

(2)訓導和援助下層職業婦女

這一點，我認爲是非常的必要。因爲社會無智的婦女多於有智的，下層的婦女多於上層的；不平等的教育造成絕對懸殊的現象，使她們雖有向上的志願，而亦無能以向上，這可以說是現代教育截斷她們向上的去路，並非

是她們自甘落後！

因為這種原故，所以一部份就給一般取巧的投機商人們去利用作活動廣告，肉招牌！可憐這些女子為着生活，就只好屈辱在金錢威力下——當公子哥兒們的玩偶、老爺大官們的花瓶，其實，她們有着說不出的隱痛。雖然也有被陶冶了的少數，她們為了頭腦簡單，而變成一種病態的心理，沒靈魂地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幷報紙釀出許多醜陋的新聞資料，成為一般所謂高尚人們的取樂後底評議漫罵之對象；這種太不合理的事實，我為無數被社會殘踏蹂躪的可憐虫喊寃！

假如我們認為這確是婦運的一種癥結，那麼我們就應該去想法醫治它——也即是援助這批最不幸的婦女；更可以說是培植一枝救亡前線的生力軍。

我們使她們恢復或保留她們內在的向上之本性，我們應該第一步實施普及她們以智識，訓練以堅強的意志，正確的思想；（如第（1）項所敍辦法）使其有勇於抵抗現實的環境，不致完全麻木地成為傀儡。

最好援助她們的方法，就是創辦「職業訓導學校」負以下幾條責任：

A 授以普通需用的智能。

B 訓以服務社會的道德。

C 培養愛國救國的思想。

D 代為選擇適當的職業。

E 代為介紹合宜的職業。

創辦的學校純以義務性質，這樣作起來，我敢斷言可以杜絕一切不良的現象。

總上所述，都是目前迫切需要實施的工作。並不見得是辣手或困難的問題，希望從事婦運的人們特別注意及之。對於一些不必要的屬於風頭的活動，我覺得儘可以放棄；在這個時代，我們應該腳踏實地去幹，我們應該聯合大衆，同情大衆，援助大衆，和大衆攜起手來，準備着為整個民族解放而動員！

在極度的熱血沸騰中寫了這一堆話，但願不致於全屬空談，白寫；作者自信，素來沒有喊過口號，唱過高調；雖然我的力量有限，可是在可能範圍內，我總竭力使幹過的工作趨向實際，而却並不曾如何違背過 總理的遺教。我一向的主張：即是多充實自己，多幹有社會意義，有利益於大衆的事業在民族復興和婦女解放的運動過程中，我們應該向實際方面下手，虛無的高調是要從此火葬的。

廿六、五、一、晚



兩個問題

呂曉道

前幾天在朋友家裏談話，有位朋友問我兩句話，深深地引起了我的一些感喟。因爲她的那兩句話就是橫在眼前的兩個重要的問題。第一是「現在我國婦女應否回到廚房裏去；」第二是「我們的婦運，到底有沒有前途」。我雖然是個從事婦女運動者，但自知沒有什麼高明的見解；不過，我很願意借這機會和讀者研究研究，希望讀者因而對這些問題得有較深進的認識。

（1）婦女應否回家庭去

先就前一個問題說，一切問題的發生，必定有它的背景和原因，如經濟的關係，政治的影響，以及社會生活的傳統習慣等，皆是造成任何一種問題的原素，所以必須根據這種原素去分析，才能得到準確的理解結果。「婦女回到廚房裏去」的口號大家都知道是最近從歐洲傳來的。德國希特拉倡之於前，意國莫索里尼響應於後。這於是很有力地給剛開始爭取職業，自由的全世界婦女們一個最嚴重的打擊；對於全世界婦女們的命運也從新加上一種新的推殘。可是這政策能不能痛快地實行，和實行後的結果是好是壞，還要待事實的證明了。現在我們要研究的，是什麼理由，和在什麼原因之下，德意兩國要施行這種政策。

因爲歐洲各國土地狹小，而人口過多；自工業革命後，機器代替了手工，機器的生產量超於手工的生產量幾千或幾百倍。因此手工業出品大量剩餘，在本國內無法售賣便只有向外推銷，同時又發生了工人大批失業的恐慌。於是更實施擴張殖民地，侵略弱小民族的強霸手段。尤其是德意兩國，情形更加惡劣，他們因爲要救濟

這致命的失業恐慌，就把女子趕回家庭裏，把社會上的一切工作完全分配給男子，作爲解決了失業問題的方法。我們知道德意兩國，近十年來在歐洲操橫捭闔，不可一世的樣子，尤其是新軍國主義的出現，給全世界以嚴重的威脅。撕毀平等條約，要求殖民地再多分配。又於重建第三羅馬帝國的計畫下，侵吞阿比西尼亞。在這爭奪強佔的戰鬥場合裏，他們必須武裝起來，一方編制壯丁，從事戰役，一方編制婦女，作爲處理後方事務的準備。必要的時候，即將這些從社會趕回家庭的婦女們再引到戰場上去服務

可是我們怎樣呢？我們是個農業國家，工業尙屬幼稚期。現在的世界非發展工業不能強國，即農業亦須工業化方能適合時代的需要。像我們現在所用的機器及工業品大多都是由外國輸進來的，每年中利權外溢達千萬萬之巨數，這是多麼危險的事？我們要挽救這種危險，除非自興工業以抵制外國的經濟侵略，則無別法。若是倣德意政策把半數的婦女羣衆趕到家庭去，把所有國家工作都讓給男子做，其生產效率一定減低不少。況且我們婦女從閨閣解放到社會上，不過只是三四十年的事。我敢相信，大部分的婦女還依舊被壓伏在封建勢力之下。在這非常時期裏，我們的國家應時時刻刻準備着和敵人作最後的決戰。當然我們不是爲侵略而戰，我們是爲民族的生存，爲抵抗侵略而戰。於是，我們必須把全婦女動員到社會上來，讓其接受平等的教育，接受職業的權利，和接受民族戰爭的訓練。退一步說，有能力的婦女一方面在社會上服務，一方面仍可以管理家庭，何況男子也同樣應該共同負責呢？無能力的人，她即使不出外工作，專理家務也不能使其完善妥貼。而且我們可以再參看各階層的婦女生活：

（一）資產階級的婦女，她們不在社會上服務，同時她們也不用去廚房燒飯。廚房裏有廚子，小孩有奶媽，瑣碎事有男女傭工，假如你永認私有財產制的存在，那末這個「回到廚房去」的政策就與她們毫不相干了。

（二）一般普通的婦女，對所有家庭裏一切的勞作，爲經濟所限，均由自己担任。即使她們在社會上服務，然而公餘也依舊是從事家務的，這樣，「回廚房去」的口號根本與她們不必要。

（三）赤貧如洗的無產階級的婦女，她們不但沒有所謂家庭，而且也沒有所謂廚房。她們沒有米，沒有柴，她們以每日的勞力換取飯食。所以她們流浪到處皆是家，又要她們「回廚房去」，無異於叫她們回墳墓去是一樣。

（四）農村婦女更不用說了，她們天還沒有亮即起身，除一天燒飯的例

照工作外更要抱着孩子隨同丈夫往田裏去拔草，車水，放牛……種種與男子同樣的工作，至太陽落山後才得回家，夜晚還要做縫紉或紡織。她們一生就這樣勞苦的生活着，根本不知道什麽叫做「回廚房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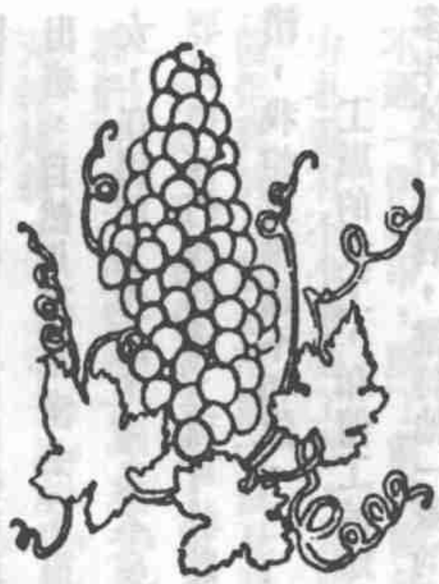
由以上各階層婦女種種不同的生活情形看來，提倡「婦女回廚房去」的政策，在中國是等於廢話。然而現在竟有許多人，盲目地跟在人家後頭學走路，根本不明白中國的社會狀况，這是何等的可歎啊?!

(2)中國婦運的前途如何

談到我們婦女運動有沒有前途一節，我想，婦女問題是社會問題之一，婦女運動當然也成爲社會運動的一部份。所謂某種問題的發生，必定是某種病症的表現，因此產生某種運動而作爲藥方以醫治此病症。但是我們的婦女問題，確實複雜得很。如經濟的平等，教育的平等，法律的平等，這些都是要費很大的氣力才能奮鬥獲得的。現在撇開這些不談，單就站在民族生存的立場上說，我們婦女爲求上述各種自由平等的實現，必須準備在未來的民族戰爭上取得應有的參加權。因爲民族存在，則利益即高於一切，所以婦女應當先以爭取民族解放爲目標。當我們的國難已到絕頂危急的關頭，任何國民，均有以生命報效國家的神聖義務。必須求國家民族安全，然後個人方能安全。况且社會舊傳統意識，常以男子爲重心，而抹殺婦女的存在。如婦女能表現自己的力量，在民族戰爭中獻身效勞，則男女間的界限和男女間能力不平等的論調也就完全取消了。

我們都知道，自九一八失去東三省後，上海一二八的血戰及最近綏遠的抗敵，事實很顯明的已告訴我們，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已至非滅亡中國民族不可的時候。我們惟有武裝起來抵抗才有生存的希望。倘若我們不努力，則數年來的大中華民族將亡於日本之手。故此時的婦女運動，應該是一種參加復興民族的動運。這種偉大的運動凡中華民族的國民不論男女都應該一致的共同奮發前進，才能獲得勝利的結果。所以婦女運動有沒有前途，它的前途是光榮是黑暗，要看婦女羣衆醒悟不醒悟和醒悟的程度如何以及社會是否了解婦運的重要性而定。從事婦運者必定要加倍的努力，再不能好逸偷生，而必須勤儉刻苦。在民族復興運動中多效力，由工作中追求種種經驗，我們决不能把這種偉大的責任完全推到半數的男子身上。而凡要爭奪過來；我們要很勇敢，很自信的負起這使命。如此，婦女運動的前途才是光明的。到現在已是我們努力的時候了，大家應該快快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在政府指導之下奔向國防的最前綫去。這些話不是空理論，乃是婦女運動的應實踐之最高原則。

希望熱心婦女運動者和賢明的讀者們，對於這淺薄的見解不客氣地批評和指正。尤盼能因此而得同大家作更進一步的討論，那就非常榮幸的了。



中國不必要喊「婦女回到家庭去」——

庸人

自從九一八後，我認爲應該埋頭幹事，只是說話沒有多大用處，因而許久時候，我也就不大說話了。誰知這次跑到首都，聽了『婦女回家去』的偉論，又使我忍不住要說幾句。

記得二十年前在一個小城市裏上學，那學校裏的禮堂上，橫懸着一個「養成賢妻良母……」（下邊的字記不淸了）的匾，下邊掛個孔子像，到開學放學的時候，我們全體同學，要在那裏鞠躬唱歌，聽師長們『女子爲國民之母』的訓話。女子爲什麼不能自己作一個國民，而一定等着兒子來代表！這個道理我是無論如何也想不通。民國十六年春天，有一個朋友秘密的送我一份油印的「中國國民黨總章」及『政綱政策』，我看了總章第一條『中國國民黨不分性別……』，及對內政策第十二條「於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爲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等規定；才覺得女子是可以作國民的。那個朋友又講了些蘇聯（那時是聯俄容共的）的婦女狀況，益發覺着有無限希望！沒想到歷史的圈子轉得這樣快，十年後的今日，又居然聽到『婦女應該回家去』的口號了。可惜中國人太早衰，我廿年前的那些師長們，已是老的老，死的死了，不然的話，請他們出來辦今日的女子教育，也許很合適。

『婦女應回家去』的偉論，據說是德國偉人希特勒主張的。這個主張，根本上是否合理，我今天不想討論，要研究的，是這個主張發生的原因，和我們學了來，有什麼好處。武力的崇拜者，不會看的起弱小的民族。希特勒說『婦女應該回家去』和我們的芳鄰說「中國人就怕刀」是一樣的心

理。且德國現狀是失業者衆人口又少，把婦女趕回家去，剩些位子，安置失業的男人，養些孩子，預備送到戰場上，去給領袖爭光。也未嘗不是一個放血治頭疼的辦法。然而看看我們的國家，失業者固多，沒有人作的事業也不少，滿街滿巷跑的是營養不足，失於教育的孩子，可是他們的母親，却不見得沒有在家。把婦女趕回家去，對於我們的民族國家，究竟有什麽好處？我們且分析一下。

我們是以農立國的，農家婦女，當然是最大多數。北方的農家婦女，因纏足的關係，可說壓根就沒從家裏出來，自然用不着「回去」。南方的婦女，在田間工作的，確是不少，但是要說把他們趕回去，就可教農村的崩潰，我想這誰也不相信。

工廠的女工，和傭工的婦女們，多半仗着工資，維持他一家的生活，一定逼他們回去，恐怕只有一家老小餓死。政府要肯學希特勒，每人給他們一千馬克，倒也是功德無量。只是要拿這些錢，創造工廠，豈不更多些生產，又何必用這大的代價去趕他們回家。

至於妓女歌女舞女們，多數是『無家可歸』，或是『有家歸不得』，而且據說『娼妓公開，可以繁榮市面』，當然這些人也不是要趕回家去的目標。

除此以外，恐怕只有我們這些極少數的職業婦女了。說起來可憐，名義上喊男女平等，已經十年了。婦女在政治上社會上，究竟占了多少地位，每月能拿幾個大錢，雖然我沒有詳細的調查過。可是總覺着把他們趕回家去，省出來的位子，怕還是安置不了幾個夾袋中的男子。而且這些女子，也有不少是仗着他微薄的薪俸，來養他的親屬和孩子的。她們因沒有幷在外邊有了個小位子，就變成了『惡妻劣母』，她們治的家，也不見得比那專門坐在家裏的人壞。不過他們有些過分的辛苦，倒是真的。（我以爲婦女團體，應調查職業婦女的人數、職位、薪俸、和家庭狀況。）

我們的國家，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對於一切的工作人員，尤其是公務員，應以他的工作效力，和操守品行定去留。就是不助女權之發展，也用不着特別和女子過不去。凡是不勝任的、教他去職，營私舞弊，通敵賣國的，把他撤掉，不用管他是男是女！我敢武斷的說一句，若能以此標準去辦，不見得女子淘汰下來的特別多。

只要我們不願意『束手待斃』，這個對外戰爭，在最近的將來，恐怕是免不掉的。我承認女子的身體不如男子強，端起槍來衝鋒，確是不行。

不過一個戰爭，除了前線衝鋒外，後方也還有不少重要工作，是婦女們所能作到的。就是不能十成兌現的紙幣，也比二十年後的支票，能夠救急。我們就自己認爲婦女『相夫教子』是天經地義。可是我們的友邦是不是能容許我們的孩子長大，還大有問題。倒不和教母親們直接的作一分是一分。至於丈夫爲什麼非得等着人來「相」，而不能單獨；或同妻子一齊作工，我是和廿年前說「女子不能作國民」，一樣的想不通。

最後我還有幾句話，告訴有智識的姊妹，——沒智識的根本看不到——我們的黨國，在法律上，確是給了我們不少的權利，可惜我們不會去享受，所以就有人看着眼熱，想來奪去！我們要不肯答應的話，那便只有自己起來奮鬥！

第一我們要有『覺悟』，覺悟我們是「人」是和男子一樣的人，要獨立盡「人」的義務，享「人」的權利，并不須要別人來代表。

第二我們要盡「責任」。記得民國十七年，我在某城市裏，担任婦女協會的工作，經過我們的宣傳後，到會中找工作的女子非常多，都說是他們覺悟了，不願再關在家裏。可是大事他們作不了，小事不肯作，使我們感到不少困難。有一次演劇聯歡，教我致詞，因爲演的是娜拉，我便說：「娜拉於這樣深夜裏，他竟毅然決然，拋棄玩弄他的丈夫，和被她玩弄的兒女們，跑出家庭去作人，眞是覺悟了！只是她的家門外，是人世，不是天堂，出來後到那裏去睡覺，第二天又上那裏去吃飯，困難問題正多呢。易卜生是文學家，只知把人家拉出門來，就不管了。我們作婦運的不能這樣，要幫助大家解放出來後，還和大家攜起手來，一同向「人」的路上走。不過走的時候很費力，要大家個人抬腿，我們可背不動。所以希望大家於覺悟後，要繼以盡責任。」我現在仍是這個主張，既然覺悟了，便要各就其地位去向前幹！妳要是公務員，便應將公務作好，并力除那些官場中奔走鑽營的惡習。你要是教員，除將工課教好外，還要能感化妳的學生使他好，妳要是在家裏，當然該作『賢妻良母』，不過我認爲賢妻良母，并不只是會侍候陪伴丈夫，及能養吃魚肝油代乳粉，穿外國衣裳的洋化少爺。我以爲至少一個『賢妻』應使他丈夫除應得的報酬外，不妄取一文非的邪錢，而他的工作，也能對得起他所拿的報酬。一個『良母』要使他的兒子，有強健的身體，愛國救國的思想，勇敢的精神，耐勞的習慣，成人後，能作社會上獨立生存。

不過有覺悟盡責任，人人各自公戰，也不能應付這非常時期的。所謂有團結才有力量，我們女子——其實不僅女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能團結。推其原因，不外是爭名，（虛榮）負氣（量小不能容人）自私（不能犧牲個的自由和利益）等毛病。我們覺，就悟之後，應該戒除這些惡習自然會團結起來。至於組織的方法，希望大家來討論。我只覺得婦女團體，應有橫的組織，也應有縱的組織平時除却應當實際工作外，宜傳訓練，均須注意下層。一旦有事，指揮工作，要有一個統一的機關。

中華民族能否復興，而獨立於世界，要看我國民最近的奮鬥；女子能否與男子平等，要看在這個奮鬥的過程中，是否能負起我們應盡的責任，親愛的姊妹們！我們要用血汗換來的平等權利，那才是眞的權利，才是別人奪不去的權利啊！

再重復一句：在中國，是不需要喊「婦女回到家庭去」！而需要婦女走進社會來：因爲我們的國家正應該積極團結大衆去抗敵，救亡。

女子自殺同盟

—跳壍—

福建惠安縣，一年幾乎都有數起女子聯盟自殺的情事發生，這在外省人聽了一定很覺得奇怪，但在惠安却成爲平常的事了。這種同盟的自殺，土話謂之「跳壍」，因爲惠安這地方多深邃的山壍，自殺者多犧牲於此中的緣故。自殺的人物，多係少女少婦，先結成姊妹，然後定一日齊到山壍邊集合，拿出束帶相繫着，或紮於腰部，或紮在腕上，喊了一聲同時跳了下去，待到家屬知道來撈起死屍，多是數人緊緊相抱着，厥狀至爲悽慘。殮後就在壍的附近埋了，並在那裏建一個壇，壇中祀以紙糊的神像，名之曰某姑某姊，或幾姑幾姊；鄉人有事，常常到這裏來祈禱，如果靈應，就奉祀以牲醴花粉。但是惠安女子。同盟自殺——跳壍並非希罕死後人家的祭祀，其中却有一個大大的緣故在，原來惠安有一種風俗，凡女子嫁後數日即須回娘家去，要待到生了孩子纔可以回夫家去的，可是一方又受着舊禮教的束縛，一般貞淑的女子就只好受「性」的壓迫。所以每年就有許多青春的婦女，感到性的苦悶因而同盟自殺——跳壍。好像惟有跳壍纔是出路，這是多麼可憐的人生觀呀！

尼采哲學與法西主義的婦女論

勃倫蒂斯 作
葉 晧 譯



在前進途中的資本主義，低廉的勞動力是必要的。因使用勞働者家族的全員而降低勞働者的工資，而將婦女捲入於工場的事業。這時，勞働者的家族被破壞，小孩沒有照顧的人殘留家中，勤勞者全體的生活程度低下了。然而，這現象，也有積極的方面。婦人獨立的物質的保證，使繼續數千年的於婦人的殘酷的壓迫，使婦人從屬男人的地盤崩潰了。同時婦女在法律上的地位，也得幾分的改善了。男女同權之聲，在布爾喬亞觀念形態之間，旺盛的被提倡。在某國家裏，允許婦女參政，就是保高，官也達到了。

然而在今日，時代已經變了，世界恐慌的時代的今日，有慢性的失業者，有很多工資降低到飢餓線上而怎樣工資也願意勤勞的男子，所以資本家，沒有使婦女參加生產的必要了。

明白地代表衰老資本主義的傾向的法西觀念形態，率直的說出：婦女回到家庭去！言論界完全騷動着。繞着這問題的騷動開始了，伴着婦女因生產的解放運動的旺盛的示威運動而亂飛着「救」婦女，承認婦女的天職的反宣傳。

為着騙婦女回「家庭的懷抱」的政策要有理由，法西觀念形態的人們，便將這問題的解決，求之於非常的神秘中。這樣，叔本格拉如他所想的立說，兩性的區別的事，是必要的。「婦女近似化粧品。婦女和家庭有密切的關係，而且直接的沉浸在自然的生活圈裏」。（註一）婦女是命運那東西。因果的原理於婦女不起作用

，婦女表現時間那東西。婦女成爲神言。規定「男子造作歷史，而婦女是歷史那東西」區別吧！男子的歷史，其政治和社會史，那是可動的自由的。婦女的歷史，是永遠的，母性的，植物的。植物有喪失歷史崇拜的女性的東西。

羅保森於男女的關係的問題知道幾分。「男子在研究和教育的所有的域領雖然優於女子，但女子的價值是在別的地方。婦女的天職是保存血統，繁殖人種這件事。」（註二）

事實，若以人種爲主要概念，則婦女的天職，是保存人種的純潔之事。自由主義要求解放，北國的觀念，要求認識兩性的永遠的對立，婦女的意義是很大的。雖然還沒有脫離政治的奴隸制，但人種的混血是難於允許的。羅保森的聲明。保存人種的純潔——這是婦女的最大神聖的天職。「從解放運動中解放婦女，是婦女界的第一要求。只有婦女能從滅亡中拯救國民和人種，而保證一切的文化的永久的潛在意識的基礎。」（註三）

和叔本格拉同樣，羅保森亦以爲男子是意識的東西的表現，婦女是潛在意識的東西的表現。所以婦女是無意識的東西的保護者。

這種遁辭，有甚麽「新味」嗎？婦女是無意識的東西的保護者，婦女近似化妝品的這樣的神祕說和戲言，只有一個目的。是以婦女不能要求和男子同權，婦女的活動範圍，完全和男子不同這件事來說服婦女。

希特拉的聲明更簡單而明瞭。「女子教育的目的，是準備做未來的母親。」

羅斯拉的「國粹社會主義A.A.C.」中，關於無意識的東西的性質，也沒有作任何的研究，男女的不平等，是天所授受的東西。所以於女子傳遞男子的性質，反之於男子傳遞女子的性質這件事是反乎天理的。「年青女性有兩個目的：夫和小孩。女子的天性，第一在和夫的關係間被表現出來。男子的特征是理性，女子的特征是感情………只有個人的幸福在女子是重要的東西。」（註四）

「女子志於生產，想在工場裏勞動這件事，雖然是純眞的思念，但是這全是錯誤的。婦女想到工場裏去以及想做官吏和議員的事，是一點也不要希望的………於婦女之心是親近的是愉快的家庭，親愛的丈夫，幸福的小孩之羣」（註五）

有了！解決婦女的無意識的世界之鍵。出來了！婦女的理想的東西。「婦女以出嫁爲最高目的。做妻做母，是婦女的目的，是最大的快樂。」（註六）

實際，法西斯蒂是有了可驚的發明的東西囉！這樣的言說，是有很多的「新味」喲！「婦女回到廚房去」！——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口號。出嫁——這不可不是二十世紀的婦女的理想，法西斯蒂呼着。所以，國粹社會主義者在婦女之間配送質問書而要求「爲甚麽你不出嫁呢？」「爲甚麽你沒有小孩呢？」的解答。

羅斯拉爲着說伏婦女說着：婦女只有從法西主義才能得救。「國粹社會黨想提供看出對德國婦人的做妻做母的天所授受的本來的天職的機會。」(註七)

已經看過上面的言說，也就明白理解了。但是法西「理論家」們，在這問題是踏着尼采的足跡走的。尼采的傾向，在關於男女間的關係的法西主義的學說中更多的被表現了。

「男和女——叔本格拉說——是兩個相反的陣營。女子勝利的是在姙娠中。」來證明這命題吧。「在亞斯德克人和羅馬人和墨西哥人之間，產婦被當作爲勇者的歡迎，而爲產死了的人，被埋葬於像英雄一樣的祭典之中。」(註八)

但是在這些男子間的永遠的抗爭開始了男子必須養育小孩爲軍人，而女人却反對小孩參加戰爭。女子爲着在姙娠中得到的勝利的失掉而戰鬥，爲甚麽能像快樂的事一樣？

羅堡森完全尼采的提出兩性關係的問題。「婦女和男子同樣的要求處分權。」男女間的不和雖似權力鬥爭，但是羅森堡遡溯昔日的說：「銘記喲！婦女的支配，會招來文化的沒落。這在歷史上有明顯的實例。在美國婦女支配的結果，是民族的文化水準的低下。」以此作結論——男子喲，支配呀！

婦女喲，是否願意他們實現尼采的理想？ (完)

註一、叔本格拉著「西洋的沒落」中二卷四〇三頁

註二、羅堡森著「二十世紀的神話」四五六頁

註三、同上四八八頁

註四、羅斯拉「國粹社會主義A.A.C.」一五六頁

註五、同上一四頁

註六、同上六二頁

註七、同上六二頁

註八、叔本格拉著「西洋的沒落」四〇三——四〇四頁

勞軍報告

從國防前綫歸來（續）

譚惕吾

四二一團的戰功

三十五軍的四二一團在戰功上是很有名的，過去傅主主席守涿州時，四二一團是他的幹部，現在還有很多官兵是曾經參加過涿州守城戰的，他們的防守能力早已有名。不過因為那次戰爭是內戰，縱然有很好的成績，他們現在說起來，並不引為光榮，有時還表示遺憾。

這次百靈廟的戰事，他們作了殲敵的先鋒隊，死傷的士兵雖然很多，可是為國家爭回的光榮亦復不少。據那天晚上謝團附藺恩和李團附維業告訴我們作戰情況，四二一團的官兵真是國家難得的勇士！

這次百靈廟作戰，事前非常機密，在攻擊令發下的一小時前，負責的官長和士兵通統不知道戰事就在那時爆發。四二一團的官兵也是如次，他們在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奉令調動，那時還不知道是為什麼，二十二日清晨到達二份子玻璃兩地集合，也還不知道行軍的用意。到二十二日下午奉到攻擊命令，纔知道我方要向敵人開始攻擊了。二十三日晚間他們奉令向前推進。到達距離敵人陣前約二千米的攻擊準備位置，戰神的顏色纔充分顯露出來。

這次作戰，四二一團担任的是右縱隊和預備隊的任務，他們奉到的命令是戰事開始時，由謝營長（現任團附）藺恩率領右縱隊，左接中央縱隊，右接騎兵隊，由廟東北角圍攻；由劉團長景新指揮預備隊協助中央縱隊對廟東蒙古營盤的敵人襲攻。

二十三日夜十時左右，中央縱隊行至蒙古營盤三里前的地方，遇着十幾個敵人向我軍射擊，戰事就開始了。隨着各路戰事都已發動，夜四時以後，更加劇烈，劉團長景新，率領預備隊一營，鋼甲車一隊，由東南角推進，向敵猛衝。七時，天已漸白，而廟尚未攻下，我軍官兵心情非常緊張，因為百靈廟附近無掩蔽物，如果天明還不能將廟

攻下，敵人的飛機一到，就不堪設想了。所以在天色漸白時，我軍衝鋒更厲害，一連衝了六次沒有衝進去。九時後四二一團的連長張振峯（現在已升爲營長）率領士兵乘着汽車向敵猛衝，幾度接觸後，全連士兵死傷三分之二，祇剩了極少數的人，仍舊向前衝去，當第一輛汽車被敵人擊倒，擋着後面汽車的進路時，張連長從自己的車上跳下來，率領十幾個士兵攜着手溜彈步行衝鋒，結果將東南路口的敵人擊破，各路幹隊同時衝進，如此纔將百靈廟攻擊下來。

當敵人反攻百靈廟時，四二一團守備的地方是由廟東北山口沙河的西岸起，經正北，西北，正西，西南，及南面至女兒山東邊的沙河西岸爲止。十二月三日上午三時就在他們守備的地方發現敵人百餘，當時他們就用手溜彈炸斃了無數敵人。旣後敵人增加千餘繼續向他們攻擊，砲火非常猛烈，排長韓鎭忠陣亡！那時韓營長天春，見敵人的氣勢兇猛，乃設計引敵深入，敵果中計，剛一走入山口，就被我方的戰士團團圍住，悉數被擒，那次奪獲的槍枝很多。是日下午三時又有一部殘餘敵人向四二一團陣地襲進，被營長景彥清率領士兵將敵人殲斃，如是，反攻的敵人纔幾個被解決了！

由這次百靈廟作戰的情形看來，四二一團官兵眞是勇敢極了，他們不僅能守並且能攻，眞是國家難得的好軍隊！

全團的戰士，自劉團長景新以下，我們在次日參加他們的元旦團拜時都已見到了，我們見了他們除代表本會同人和後方民衆敬致慰勞外，對於首先衝進百靈廟的張振峯先生，和勇於殺敵的韓景兩營長還特別致了敬意。遠戍邊地的他們，在新年忽然遇到後方民衆前去慰勞並且還和他們一道度年，因此特別歡喜，那天的新年團拜宴會也特別熱鬧，吃飯時我們將收復東四省的責任勉勵他們，並且還以紅葡萄酒當作敵人的鮮血舉杯狂飲，彼此精神都極興奮。當時我塡了一首詞送他們，雖然不好，但紀述的都是實情：

朔風怒嘯，雪滿寒山冰結道，越過重關，萬里勞軍塞外行。一腔情熱，舉杯共飲倭奴血，衞國功成，贏得同胞萬斛情。（調寄減字木蘭花）

武川在國防上的地位

武川是綏遠省一個較大的縣份，在大靑山北面，東南距歸綏九十里，西通固陽一百八十里，西北至百靈廟二百

五十里，北達大廟二百五十里，東降陶林二百二十里，都有汽車路可通。

它是這樣一個四通八達的縣份，因此在軍事上的地位就特別重要了。又因爲它是大青山北面的唯一縣城，由蒙古草地到綏遠省城必須由那裏經過，因此它在國防上的地位也顯出了特殊特殿。

當百靈廟未收復前，它是綏省的國防前線，構築了很堅固的工事，縣城的北面建築了很多座碉堡和砲壘，圍着縣城四周堆積了無數沙包，在由武川至百靈廟，大廟的大路兩旁，都築了很深的壕溝。這種種國防建設，在我們到那裏時還一樣存在。

現在敵人所驅使的爪牙，有的已全數肅清，有的僅餘殘喘，大廟和百靈廟也均收復，就安全上說武川是可以高枕無憂了！可是，當地的保安隊和防軍對於戒備的工作並不因爲大廟和百靈廟的勝利而稍懈，他們還是不分晝夜的實施着放哨和巡邏的工作，這種不因勝利而輕敵，不因安全而自怠的精神，令我們生出無限敬佩！

國防工程建築那樣完備，防衛的軍人又那樣忠於職責，武川縣的安全和穩定是可以依靠的了。

反正部隊

這次綏遠作戰，最大的政治意義，就是粉碎了敵人以華制華的陰謀，反映出中國人的國家意識。完成這種工作的人們是誰？就是我們反正部隊的健兒！

那天我們參加四二一團元旦團拜的宴會後，就離開了武川，因爲時間關係當晚不能趕到百靈廟，乃改變路程先至黑老(又名合樂)又慰勞我們的反正英雄，而後至烏蘭花鎮住宿。

那天離開武川是下午一點多鐘，到黑老時是下午三點鐘左右。由武川到黑老路長四十里，地平坦，汽車行駛是很便利的。

駐紮黑老的部隊，是石玉山旅，在反正部隊中他們和金憲章是首先倡義的人，因此我們對於他們更加敬佩。那天我們到那裏時，石旅長玉山因爲腎病留歸綏未回，沒有見着，由副旅長白子崙先生出來接待我們。白先生差不多有五十多歲的樣子，體格雖不算魁梧，却也屬中等，態度非常誠懇，祇是面容比較憔悴一點，大約因爲戎務煩心的原故吧？我們見了他就將本會同人和後方民衆對於他們的義舉所生的敬意詳爲申述，並且還將帶去的慰勞品交給他

請他分發全旅官兵。白先生聽了我們的談話並看了我們的慰勞品表示非常感謝，並且還將他們加入匪軍的動機和這次反正的經過詳細講給我們聽，從他的談話中我們知道他們在未反正時爲祖國所忍受的精神痛苦是很大的。

他們最初結成軍隊的意思，是想爲國殺敵，努力自強的。後來因爲種種困難，不能達到目的，隨後王英要將他們牽赴察北時。他們曾經竭力勸戒王英，要他不要投奔敵人貽國家萬世之羞，因爲環境關係，沒有成功，在他們想，與其離開王英讓他去胡行，完全爲敵人去利用，還不如跟着他，到必要時，可以反正制敵，因此他們就跟着王英一道到察北去了。誰知一到察北，日本人對待他們連犬豕不如，天天教他們如何破壞祖國，如何離間國人，如何對裂殘害同胞的利器，如毒瓦斯，唐克車，飛機，大砲惟恐補充不足，要用他們時，就用利祿來引誘，不用他們時則加以斧鉞而不惜。同時對待察北的人民橫征暴斂，姦淫掠奪，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受了那種待遇，看了那種情形，精神痛苦達到萬分！隨後敵人爲圖奪取綏遠，令王英擾亂綏邊；百靈廟收復時，敵人又使王英率隊反攻，那時石旅長玉山和金師長憲章被調至綏北，駐在大廟。他們既然調至綏省境界，一切都有了保障，於是決定張旅反正，還他們初衷！在十二月七日的清晨，指揮監督他們的敵人還在做着侵略中國迷夢時，他們就將他們整個解決，一個一個梟下首級，送到我們的前敵指揮部來，石旅長親自帶了全旅的三團騎兵，當日還歸祖國，金師長官帶了全師的士兵也於八日在烏蘭花以北集合待命，於是大廟由我軍收回。

響應他們義舉跟着歸來的尙有葛子厚，王惠民，趙奎閣，王率鈞，曹凱，張子敬幾位先生。

他們這次反正完全是出於愛國心，不爲名更不爲利！他們覺得在自己國內，就是做一個小兵或者做一個衣食不周全的苦工，都比在敵人手下做一個高官，食肉衣帛爲好！因爲在自己國內生活雖苦，精神上還有一個主人；在敵人那裏，物質的享受儘管優厚，精神上總是奴隸，有時，比犬豕還不如，所以稍有一點人心的人，沒有不願意爲祖國效力，相機反正的！

白先生這番誠懇眞摯的談話，使他們非常感動！

烏蘭花鎭

那天我們因爲要趕到烏蘭花住宿，在黑老不敢多耽擱，與白副旅長見過面後，就繼續前進，午後五點鐘到達烏蘭花。

烏蘭花是武川縣管轄的一個大鎮，由黑老向西北走八十里就到了。鎮上有一個區公所和幾百家居民，在區公所所轄的面積上看來，這一鎮的轄地比江蘇浙江的普通縣一縣還要大過一兩倍。居民大多數是從事耕種的，滿人最多。它是武川西北面的一個交通中心，北至四子王府祇有四十里；東北達西蘇尼特旗（即德王府所在地）三百里，東南通陶林一百八十里。地勢非常重要，在敵人反攻百靈廟時，烏鎮曾經一度危急，因為我軍趕救得力，沒有遭敵蹂躪。我們到那裏時一切戰時的工事還仍然存在，守衛的士兵，戒備極嚴。在十餘里外，我們的汽車就遇哨兵，經過幾度盤查，纔能進入鎮內。

到達烏蘭花後，就由區公所的佐理蕭慈忠先生招待我們在一民家歇下，據說這人家是烏鎮的有錢人，他們一共有五間房子，一個牲口室，挪給我們住的是一間最好的房子，那房子中有一個北方人所必須具備的大炕，炕前一個火爐，炕對面有兩排長櫃，綜錯排成丁字形。房子右邊有一窗一門，這些東西都不算希奇，普通一個臥室都應當有的。可是炕頭有兩個大灶，灶上還有兩口鍋，這不能不使我們奇怪了，我們心想：這房子也許是他們的廚房吧？可是後來我們到主人住的屋子裏去，裏面的情形也和我們住的房子差不多，仍舊有兩灶，不過炕前缺少一個火爐，到那裏我們才明白，灶的用處。原來綏遠地方，普通人家是不生火爐的，灶就是他們的火爐，裏面的空隙一直通到炕裏，灶內燃火，炕上就暖，既可以燒水煮飯，又可以禦冷，眞是一舉兩得。他們燒的是牲畜糞，又不怕中煤氣，所以灶砌在臥室裏一點危險沒有。

這就是烏蘭花鎮的居民生活的雛形！

至於談到烏鎮的街市，除了灰土和牲口糞外，看不到其他東西。所有的房子大多數是用泥土築成的，洋房瓦屋簡直沒有。因為居民多數業農，幾乎家家都有一些牲口，因此人與畜的住處是無法分開的。

我們衛國的健兒駐紮的處所，就是從這些貧乏的人民和骯髒的牲畜那兒分來的由這一點點也可以想到他們的生活情形是怎樣的了。

烏鎮同胞的生活雖然這樣貧苦，可是他們的愛國心却很富足。當百靈廟第二次戰爭時（卽敵人反攻百靈廟時），王英率部圍襲烏鎮，當地的民團拚命抵抗，斃敵很多，雖然他們傷亡了不少，可是烏鎮賴以保全，這種衛國愛國的精神將永久在烏蘭花鎮光耀着！烏鎮同胞在物質上雖然很

窮；可是他們已有不窮的地方在，——這是値得我們豔羨的。

光榮的四一九團

現在烏蘭花的主要部隊是三十五軍二一一旅的四一九團健兒。團長是袁慶榮先生，他是黃埔軍官學校的畢業生，百靈廟作戰時他任前敵指揮部的參謀長，戰後論功行賞，被任現職。

那天我們到達烏鎮不久，他就親自到那民家來看我們，他這樣客氣使得我們慚愧。同時因爲他在百靈廟戰役中是一位有功的官長，操了很多心，吃了很多苦，見了面又免不了將本會同人及後方民衆慰勞的意思譯述一番。他和別人一樣，見我們慰勞他，也少不了說出許多自謙的話。

那天我們帶到烏蘭花去的慰勞品很多，都是由歸綏直接運去的，動身時帶的兩車慰勞品在武川和黑老兩處就分送完了。我們將慰勞品交給袁團長請他分發給四一九團官兵，他對我們說，旅部在烏鎮，叫我們送到旅部去由旅部分發，這時我們纔知道那頂頂大名每戰必勝的孫旅長蘭峯也在那裏，我們聽了非常高興，就要求袁團長引我們到旅部去見孫先生。袁團長勸我們吃過飯再去，區公所的蕭先生也對我們說，晚飯已預備好了，要我們去吃。如是我們遵照他兩人的話先到區公所去吃飯。在吃飯時袁團長叫人通知旅部副官石先生，告訴他我們要去見孫旅長。跟着，石先生到區公所來告訴袁團長說，孫旅長出外巡視去了。既然孫旅長不在，乃打消了赴旅部去的念頭，將慰勞品交給石副官轉旅部分發，吃過飯，就同袁團長一道到團部去。

那天逗是舊曆元旦，到團部時我們也帶一些爆竹去燃放起來，士兵聽了爆竹的聲音又是一番歡喜。

在團部裏袁先生將百靈廟作戰的經過又講述一遍。因爲他在作戰時擔任的是參謀長，對於全局的指揮和佈置知道的特別清楚，所以講起來比四二一團兩位團附還來得詳盡。尤其對於四一九團作戰情形說得很多。

事體是這樣的：

傅主席在第二次紅格爾圖作戰時，得到密報，知道有大批軍隊將於十一月二十四日開到了百靈廟襲武川。十一月二十日遂由平地泉回到歸綏，召集騎二師孫師長長勝，二一一旅旅長孫蘭峯和袁參謀長面示機宜，並決心先敵襲擊。命令孫師長爲前敵正指揮，孫旅長爲副指揮，袁參謀長爲參謀長，指揮步兵四一九團，四二一團，補充第一

團，騎兵第八團及特務三個連，砲兵廿一團第三營及第六連，小砲兩門，無線電三台，汽車一隊，襲佔百靈廟。

他們三人奉令後，當晚趕赴武川，二十一日轉赴二份子組織指揮部，召集各部隊長會議。二十二日上午七時，騎兵第八團劉團長應凱，補充第一團劉團長效曾，步兵四一九團張團長成義及步兵四二一團劉團長景新，砲兵李營長春元，都先後來二份子指揮部集合，商量作戰計劃。

當時會議結果，令騎兵第八團特務一二兩連及無線電一台，汽車一輛，在什拉哈達附近集合，擔負騎兵縱隊的任務。四一九團在東達烏蘇附近集合，擔負中央縱隊的任務。補充第一團擋山砲兩門，無線電台一架，汽車一輛，在烏蘭忽洞附近集合，擔負左縱隊的任務。四二一團第三營，汽車二二輛在玻璃附近集合，擔責右縱隊的任務。砲兵二十一團第三營第六連在玻璃附近集合，擔負砲兵隊的任務。小砲兩門，汽車三輛在二份子集合，擔負小砲隊的任務。第四二一團（缺第三營及步兵一連）騎二師特務連，二一一旅特務排，鋼甲車隊，分別在份子玻璃附近集合，擔負預備隊任務。

各部隊以最敏捷的行軍速率於二十二日上午十時前都按照指定地點險合完畢。

四一九團奉到的命令是左接補充第一團（即左縱隊）右至標高一六四四對廟東圍攻。

我們在二十三日午後一時，開始由原集合地點向廟方推進，夜十時左右，第一營張營長惠源率兩營，行至蒙古營盤前三里許，遇了十幾個敵人向他們開槍。但是他們早奉有命令不到有射擊必要時，決不放槍；因此他們不還一槍的向前圍攻，敵人反身退走，邊走邊向我軍射擊；那時第一營的官兵，不避槍彈跑步向前追捕，傷亡四人，直達蒙古營盤發現敵人數百，始行交鋒。夜十二時左右第一營即將蒙古營盤之敵擊潰。第二營與營長烈昌率兵兩連。同時佔領南方第一層山頭。到一點鐘時四一九團的士兵由第二層山頭追至第三層山頭。

因爲百靈廟在四山環抱之間，山有九口，形勢險要，奪佔很不容易。我軍鏖戰了幾個鐘頭，看看東方已白，各山口還未攻下，情勢非常緊急。四一九團的官兵到了此時，更不奮不顧身，戰鬥激烈，午前九時經右縱隊（即四二一團）突破東南路口，如是各隊並進，纔將百靈廟攻擊下來。

這次戰役。我方傷四百餘人，對方死亡六百餘人，俘二百餘人。

百靈廟佔下後，恐敵人飛機來廟轟炸，指揮部乃將佔廟各軍分別撤出，用疏散姿式返回原集合地點待敵反攻。午後三時至五時果有敵機十架來廟投擲炸彈，一共投了六十多枚，僅僅炸傷乘馬二匹，餘無所損。

這一回戰事，各路部隊都很勇敢，四一九團因為擔負的是中央縱隊的任務，與敵人接觸最早，奮勇的程度也最高，為國家爭回的光榮，亦復不少。戰後被調至烏鎮，烏蘇距德王府很近，他們所負防衛的責任又是很重大的。

舊事重提

四一九團都是隸屬二一一旅的，都受孫旅長蘭峯的指揮，由他們的作戰成績，就可以知道孫旅長指揮的功能，和訓導的有方。據說孫旅長隨着傅主席作過多次戰，每戰必勝，那次守涿州時，他也是傅主席手下的一位幹員，就率士兵參加過守城戰的。

我們這次到烏蘭花恰恰遇着他也駐防那裏，真是巧事。那天晚上我們正在團部談話時，他派了石副官來對我們說，請我們第二日早上到旅部早餐，我們因為怕他費事，又因為袁團長早吩咐人替我們預備了，乃請石替我們面謝，並請他向孫旅長說，九日早上我們去看他，請他在旅部等我們。

第二日（十二日）早上在團部吃過早飯後就到旅部訪孫旅長。見了面，纔知道他在那天早上曾經到我們住處訪過我們，因為我們到團部去了，沒有見着。孫先生在四年前，我也是見過的，那次並且同赴百靈廟，他一見着我，就談到民國二十二年內蒙要求自治的事件，對於黃部長紹雄那次完滿解決的辦法沒有能實現，深致惋惜！他說，如果那次事件，中央政治會議不將黃部長的辦法推翻，決沒有這次敵人侵入綏省的事件發生，百靈廟的戰事也不會有！他這幾句話，使我生出無窮感觸。但是我是本着鼓勵前方將士為國家效力的初衷前去的人，對他們祇有說出中央很多好處，使他們信仰，而後方能期望全國一致為保國而抗敵。對於失策處所深不願談。所以他一提到此點，我就找出很多可以代中央說明苦衷的地方加以說明；不過心裏總是硬硬的！那次中央推翻那一個防患於未然的成案而播下一個引導敵人侵略綏遠的種子，確確實實是不明瞭地方情形，情感用事的遺誤。像這一類的事，恐怕還不祇內蒙自治一項吧?! 雖然事體已過去了，但是，希望中央今後處置國家大事，要周詳考慮，關於地方事件，尤其要尊重了解地方情形的人（地方當局也包括在內）的意見；因為無論什

麼事，祇有熟習情形的人，纔能處置妥當。

大廟子

大廟子是現在綏遠北部的最前線，東北距德王府祇有二百二十里。由烏蘭花到大廟，向西北走一百三十里就到了。

那天我們在孫旅長處談話後，就啓程赴大廟。時間是中午十一時餘。

離開烏蘭花後，向北走了四十里到四子王府。我們曾聽說四子旗扎薩克潘王在百靈廟戰爭時受了不少驚恐，因此想路過時慰問慰問他！車到四子王府就停下來，打算實行我們的慰問工作，誰知名片拿去後，回說他已病了不能接待，如果我們要參觀王府，可以隨便進去。我們是初衷是想慰問他的，並不是爲看王府去的，他既不能見面，自然我們不好進去打擾。因此就在王府四周看看散立着的蒙古人，同他們談幾句話，表示慰問和聯絡後，就上車前進

四子王府屋宇很大，都是高樓大廈金碧輝煌的。我看到的蒙古王府這是第二座了。第一座是雲王府，在烏蘭察布盟，是四年前見到的，那時我見到雲王府有一種感想：就是蒙古人生活太苦，王公生活太優裕了。可是那次見到的雲王府還遠不及這次見到的四子王府來得闊綽。

車子離開四子王府向西北走九十里的樣子，就遠遠看見一座傲骨峯嶸的石頭山，在山峯起叠的地方有很多座光華燦爛的屋宇，安詳靜謐的排列着，山巔和屋宇之間，彷佛有無數仙女拖着潔白輕軟的長紗在那裏緩步，令人生出「樓閣玲瓏」「神仙佳地」的感想。後來纔知道，那玲瓏的樓閣就是我們前去的大廟，拖着白紗的仙女都是朔風吹起的宿雪。

蒙古人一生有兩種人是他們所崇拜的，第一是活佛，第二是王公。這兩種人都是清朝請出來管治他們的，原來蒙古人非常慓悍，沒人能制服他們，遜清入關後，一方面和他們的酋長——就是每旗的札薩克——聯姻，寵以高官厚祿，使他們日趨腐化；一方面推崇喇嘛教，提高活佛權力。於盟旗所在地廣築廟宇，招攬喇嘛。規定每個喇嘛，除唪經外，一事不作，食住由廟中供給，財產和爵位一樣可以繼承，王公對他們不能課稅，不能徵役，一般人民對於喇嘛要特別尊重，喇嘛可以向人民任意取求，人民不得拒絕。這樣推崇喇嘛，待遇喇嘛，可以說對喇嘛優厚極了；可是他有一個條件，也僅祇有這一個條件才是他們提倡喇嘛教的目的，這條件是什麼呢？就是：喇嘛不能娶妻生

子！蒙古人民因爲貪圖目前小利，看見喇嘛有那許多優越權利，大家都爭着做喇嘛。本來清朝的規律，祇要有二子者須令一子爲喇嘛，可是事實上差不多每一個蒙古人都想當喇嘛，即使祇有一個兒子也要送給活佛作徒弟。因此，一二百年來，蒙古人口不僅沒有增加，反而大大減少了。

現在這種迷信喇嘛教和祈求當喇嘛的心理仍舊很強烈很堅固的支配着每個蒙古人！因此嘛宇千間的喇嘛廟依然巍峨存在，差不多每旗都有。大廟就是其中之一。

它共有房子幾百宅（約有千餘間），都是高閣磚牆，佛殿有數座，全是金碧輝煌的。每宅有三合式房子數間，都是喇嘛住宿的地方，佛殿的建築，瑰奇瑋麗，和北平故宮的建築式樣差不了很多。全廟曾住過三千多喇嘛，從匪軍用來作駐軍的地方，喇嘛都到別處去了，直到現在所剩的不過五六十人。

依稀認敵血

那天我們到達大廟時已經五點鐘了，事前烏鎮袁團長曾用電話通知那裏的駐軍，因此我們一到，他們就排好了隊伍在離廟半里路遠的地方迎接我們，我們聽到軍樂的聲音，看見排立着的隊伍，立刻從汽車上下來步行，走了十數步，就遇着曾在紅格爾圖殺敵有功現在駐防大廟的四二二團最王雷震先生和該團營長宋，郁，安三位先生及其他駐防大廟的官長。我們見了面，含笑向他們敬致慰勞，一同走入廟裏。

他們將我們引入準備給我們居住的屋子裏將行李安置好，就引導我們參觀廟宇，並導至一個曾作敵人特務室的屋子裏，辨認敵人殘留的血跡。這一個院子是大廟最好的住宅，以前是活佛駐蹕的地方，金石兩軍駐此後作爲特務室，一切擾亂綏北的密謀都在這裏決定，也是指揮監督反正部隊的敵人起居休息之所。反正部隊發動的那一夜，特務人員正在這屋子裏做着侵略中國的好夢。約摸半夜兩點多鐘，反正隊伍的士兵將這屋子整個圍起來，把每個指揮他們摧殘祖國的卅五個敵人通統殺死，梟下首級，投到指揮部去。我們所看的血跡，就是這次殺死的敵人留下的。壁上炕上地上都有一些，雖然顏色很淡了，但經人指引，還依稀可識。

殲敵的屋子

我的素性，怕見血，怕聽說死人；可是這次完全不同，不僅沒有一點怕意，並且還隨着老喇嘛的指引，在屋子

裏徘徊觀看了很久，從內心裏生出一些痛快的感情！這大概是仇恨變狠了我的心，被敵殘殺的同胞的靈魂在壯着我的膽吧？

由此可見一個人不可對他人積下仇恨，如果種下仇恨，那一個被種下仇恨的人，縱然他的本性慈善，有時也會變成一個狠毒的人的。一個國家也是如此！

圍爐話戰功

看過敵人血跡後，王團長引我們到一個蒙古包裏去坐。蒙古包是一般蒙古人食宿之所——就是他們的住處。包係尖頂圓圍，用氈子縫在木架上做成的，中高六七尺，四圍高四五尺，有門有天窗，可以撤散隨着住者遷移各地。這一個蒙古包是廟裏喇嘛住的，包正中有一個火爐，左側擺着食具，中設神棹，右側堆着被褥和衣服。地下鋪了氈子，整齊清潔，也許是廟中一個最優良的蒙古包罷？

在蒙古包裏坐下後，我們就求王團長將四二二團在紅格爾圖作戰的經過講給我們聽，王先生謙虛了一會，不好卻我們的要求，終於詳詳細細的講了。

四二二團是隸屬於二十五軍二一八旅的，受董旅長其武的指揮。當敵人第二次圍攻紅格爾圖時，董旅長奉命率步兵四二二團，四三六團及砲兵等担負襲擊頭段地，小土城子，大土城子，陽坡村等處的敵人，十一月十六上午十時奉令，十七日夜間即開始進襲。當時四二二團奉到董旅長的命令是以一營向陽坡村襲擊，以主力向大土城子襲擊。夜一時左右，各部隊到達不浪山腰，就開始和敵軍接觸。四二二團右翼及預備隊遵守既定命令，直向大土城子衝鋒，在大土城子以南小高地和敵人發生激戰。不久即將大土城子攻下。向陽坡村的一營也於同一時間得到佔村的勝利。其他各路部隊亦各得勝，遂將圖襲紅格爾圖的敵人整個解決。

在這次戰事中，得到敵人很多密件，發現了敵人圖綏的陰謀，可以說它是百靈廟戰的導線，也可以說是綏戰勝利的開端。

我們聽了王團長講述作戰經過非常高興，他一邊講，一邊請我們吃晚飯，我們聽他講完，就借了他的酒恭慶四二二團的勝利並祝他們繼續向前，收復我國所有的失地，王團長也以下次在瀋陽相見爲期。

我們吃過飯後，就到大殿前面空場上和駐防大廟的全體官兵見面，由我將本會捐款人及後方民衆對我們的敬重和期望中述一番，他們也推了一位，代表答辭，句句中肯

。關於他們的責任及努力的方向說得最多。

我們帶去的慰勞品分給大廟駐軍的也特別多，原因是那地方沒有東西買，他們吃的用的都是由幾百里外運去的，我們能夠到那兒去一趟，自然應當多分一些。

文武全才的團長

我們在大廟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預備起身赴百靈廟；蔣女士和陳先生，因爲有事，先回北平，祇剩下我和陳呂兩女士及省府派來的王先生一共四人。旅行的伴侶少了兩個，自然免不了有些寂寞的感想。

它的位置在綏遠省西北，東南距武川二百五十里，距歸綏三百四十里，西南距固陽一百八十里，距包頭二百九十里，是綏遠通甯夏及陝甘的要道，是蒙古草地的中心地點，也是內地至外蒙的一個穿堂。

四面有山，東北較高，西南急峻，各山距離約二三里不等。廟前有一條很小的溪流，水深不到一尺，冬天凝結成冰，可以在上面行駛汽車。蒙古地方缺少河流，這樣一條溪流在內地是毫不足奇的；同是在內蒙就珍貴極了，他們稱它爲塔爾紅河！

由山外到廟有九個山口，正西，西北，正北，東北，正東，東南路很寬，闊可以行駛汽車；正東，正西，東北僅有小路，祇能通行人馬。因爲它有這樣險峻的地勢，所以我軍收復時，經過很大的努力才成功。

全廟有房子三千多間，可以容納數萬人，在內蒙喇嘛廟中，它是偉大的一座。

因爲它是綏遠西北交通要道，內蒙草地的中心，並且是內地至外蒙的一個穿堂，所以它在國防上就特別重要；又因它有山有水，形勢險要，可作防守的天然碉堡，也可作進攻的根據地，所以它在軍事上的價值也重若連城！前次敵人指使匪軍盤據那裏，隨時都有直搗綏垣，迫我根據地的危險，所以綏遠同胞那時視它猶如芒之在背；寢饋不安。自從收復後一切都布置非常停當，現在已經成爲一鐵堡了，縱然有十萬大軍也不能動一毫髮。

回到歸綏

到過百靈廟後，我們在綏北慰勞的行程可以說是完結了。

十四日（就是到達百靈廟的次日）早上向駐廟的全體官兵講過話後，吃了一點早餐，就啓程回歸綏，那時不過八點鐘左右。

（未完）

展望台

幸運的蘇聯婦女

Anna Louise strong
植芸 譯

「卽廚下婦女亦必須學習管理國家」。

——列甯——

全世界上正泛濫着爲婦女的平等與自由而進行着的鬥爭，擁有各式各樣的戰略與步調，也帶來了多方面的勝利。最爲人所通知的，一般的戰略與步調，是那些各各不同的婦女組織，爲着婦女的「權利」中底特殊，新的增加，十年復十年的不斷地鬥爭着。她們要由那些一位又一位地親近高位的女官員的數目，要由經過非常長久的時期，然後獲得的權利，比和選舉權，參加進工業去的權利，承繼遺產權，離婚權，少數婚後仍能維持個人的地位與身份的權利等，由這些數目去恐算自己的勝利。

真確的勝利，她們固然是早巳把提到，但也還有許許多多，是待解決的隱謎。在新英格蘭一位不倦地鬥爭着的婦人新近曾告訴過我，爲着要「在我們國家的婦女的勞働裏面得到一個可靠的調查」，她一直奮鬥了三十年，也許她們「在第次大選裏又要把這所得的失去」。就算是提高了職業婦女的職位，也不能普遍地改進一般婦女們的命動吧，上自Cleopatra，下至美國現下的婦女公務員，能偶逢時會，獲得參政機會的婦女，亦屬稀有的例外一般的極少數；但卽以這些婦女官員而論，歷史上從來就未見有她們曾經如婦女羣衆所期望地，比男子統治者給予婦女羣衆更多，更實際的東西底記載。世界各地的婦女，直到現在，仍未能和男子平等，爲千百種的歧視所束縛着。在東方各落後的地帶上，千百萬的婦女，依然是一個性的對象，就算是在最進步的，資本主義的國家裏面，她們也未見得就能夠和男子如何的平等了吧。在美國，婦女國家支部(National womens Party)對那長得可驚的「蘇及格」的名單底多次抗爭，正是這種事情的一個反證。在資本主義的地面上，沒有一處的婦女，是可以得到進入各大學底均等的機會的，是可以在各工業部門中，由相當的工作得到相當的工資的；是可以在各職業部門裏面，得到和男子相

等的擢升的機會的，是可以在婚姻裏面，在撫育與保管自己的兒女時，得到平等的權利的。卽在往昔已獲得的那些「權利」，時至今日，也在法西主義襲擊底恐怖之下。法西主義在武士道的種種口實底掩飾下，把婦女們驅迫回中世紀的生活裏去。

所以，蘇維埃的婦女們，能夠在這樣短促的時期裏，得到在世界上任何所在所得不到的平等，這還不是使人萬分訝異的「神跡」。她們不獨由與男子平等的工作獲得相當的工資，還賦有參加進任何職業部門的權利。她們在教育上，在政府機關裏有均等的機會。她們在婚姻上，有平等的權利與義務。她們對於自願養育兒女與否有絕對的自由。她們像任一人類或任一市民所共有的權利一樣，在政治上，經濟上，法律上和在社會上都賦有充份的平等。這些，在這一個國度裏，是經過了十八年時間的奮鬥，然後才成就了的。然而這也是一個婦女們不獨曾受過了歐羅巴式的，也受過亞細亞式的壓迫的國度。涉皇的法律曾買斷露西亞的婦女；露西亞的妻子們，過去，是她們的丈夫的財產。「盡可能的對他奉上自己的愛情，以作為報答；尊重他無論任何事情，都順從他的意旨。」她們更談不到有和丈夫分開的，取自的護照的權利；如果她們私逃出去，警察便把她們交回給她們的丈夫。這種法，是由那些野蠻的農民的習慣來增強與助長了的。高爾基曾寫過關於一個「不貞的」妻子的故事，這個女人給赤身露體地縛在貨車上，後來，在冷嘲熱諷，呼喝着的人叢中被鞭撻得死去活來。在涉皇治下的中亞細亞，千百萬皮膚黧黑的穆罕默德婦女，既身為回教徒的妻妾，又得終日蒙上黑面幕，過着蟄居一般的，慘無人道的生活。

在蘇聯的婦女解放，所以先聲奪人的緣故，是因為在蘇聯的婦女解放，並不是婦女一種單獨的鬥爭。因為大衆有把自己在國家的生產手段上的主權聯合起來的自由，沒有男女兩性的區別，也沒有層色與種族的分別，所以，婦女解放也就成為人類解放鬥爭的一分怨…………「婦女解放不只是婦女共產黨員的工作，也是男共產黨員的任務，正如達到社會主義的鬥爭是一種息息相通的，共同的，相互的鬥爭一樣」。列甯夫人考立斯凱耶這樣說過。共產主義者們把握着：幾世紀來婦女解放運動在自由上爭到的勝利，所以急轉直下地淪陷的原因，主要的是由於生產手段的變換。現代工業既然把婦女自家長制的家庭中解放出來，但同時又把婦女納入牠那奴隸制的勞働形式裏去。牠利用婦女來降低工資。於是便增強了兩性間的對立，形成了兩

兩性間的敵對行爲。基於經濟上的奴隸制度，是其他一切平等的基礎，所以，首先就得驅散踞滯在門柱上的人，然後才可以使其他全體的大羣進到自由的境地上去。

在這世界上，絕不會有未經血戰而輕易獲得的自由。十月革命構成了婦女的平等底經濟，法律的，和政治的基礎。國家的工業化是造成了婦女和男子平等底自覺，最適用的武器。然而，由於十餘世紀來傳統的惡習，由於這些惡習前此既曾深深地浸潤在她們自己的靈魂和男人們的靈魂裏，所以，在每一村集和每一工場裏的婦女，仍得針對着那些因循相襲的傳統，持續着她們自己的鬥爭。但這些過去的障礙物，已不再爲腐朽的法律所支撑，不再爲私有工業對婦女的賤價勞働力的需要這罪障所維持。

最初確立她們的自由的婦女，是曾經和她們的男人一起參加進革命的工廠底婦女勞働者。這使我想起杜尼亞來，她本來是一個目不識丁的紡織女工，和丈夫，兒女們在同一個小窩一般的房子裏，和另一個家庭，一共有九個人，合伙居住。杜尼亞是在革命初年時，因要求白天的嬰孩哺乳制，使她的兒女藉此得以成長而擠掠經理的房子底工人中的一個。她學習讀書。和千百萬人同時參加進政治的和社會的工作。「過去，生活是毫不顧及我們工人，不把我們工人當人地印頭前行的。那就更顧不到我們婦女了。父親將她買斷給她的丈夫；那她就成爲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工廠底奴隸。眼下，我已不是任何人的奴隸了。這條路是爲全體的生活而打開了的。」這句「爲生活而鬥的大路」的我從勞働着的婦女那兒聽到已不止千百次了。

農村婦女的解放底來臨。是比較的遲緩。曾有許多婦女的鄉村主席告訴我，她們在應付那些每每用「裙帶主席」這字眼來嘲弄他們的農民時，是怎樣的困難；他們對我們在鄉村蘇維埃中初次被選舉出來的婦女同志，是嘲笑得這樣厲害，直使得她手足無措；到第二次選舉的時候，我們選了六位婦女同志到鄉村蘇維埃裏去，所以，到現在，笑得開心的，倒是我們自己了」。

自一九三〇年的農業集體化被廣泛地推行後，各農業區域的婦女自由所必須的經濟基礎已經樹立了。集體農場裏面各處的農婦，都明白他們那獨立的收入對於她們的意義。酗酒的丈夫不再是家庭裏的主人了。我替我自己買了一件溫暖的新皮衣，一件工衣和一雙鞋子，我替孩子們也買了衣服呢。」在地方市場上，一個正在對人炫耀着自己所買的東西的婦人這樣說：但我的男人，他把自己的錢都給拋到酒罐裏去了，我是不會替他買一點兒東西的。我已

經告訴過他，如果他再酗酒，我要把他從家裏趕出去，讓他在街頭餓死。農場裏會把我取消的，除非他戒絕酗酒，不再閒蕩。沒有他我一樣能夠在集體農場裏過下去的。從列甯格勒到海參威，大約有三千萬農婦正在奮發起來，她們能夠在經濟上獨立地前進，用不着她們的丈夫，這是一件令人驚訝的事吧！

在婦女解放運動裏，最殘酷和最血腥的，要算是中亞細亞各地的婦女解放的鬥爭，在那兒，幾世紀來蒙面的婦女大衆們，被當作奴隸來出賣給回教徒作妻妾。在那兒，地方的宗教傳統和習慣，成爲男人藉口不帶面幕這罪名來謀殺妻子的護符。當塔斯干（Tashkent）各校青年在假期中發動婦女解放運動時，一個女孩的身體給一輛運送車送回來了，伴同這亂刀斬碎的屍體送回的，是下面這幾句話：「這就是你們婦女的自由」。在中亞別的地方，發生了九個謀殺婦女的案件，這些案件在任何人未能發見之前，是由中央執政當局先行發見了的。一句話，一個婦女想獲得正義的任一企圖，必然的要遇到當地的復仇。

然而中亞的婦女大衆，由新政府賦予他們的希望來做嚮道，由新工業化來鼓舞她們，在鬥爭的大路上去奪取自己的自由。殉道者的血液把她們拗上更偉大的鬥爭場面，五萬的婦女參加進這塔斯干女學生的殯體行列，五萬婦女和這女學生的遺體 起前進 在波哈喇（Bokhara）這稱罕獸德正教的衛城，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國際婦女節日的大會和巡行途中，婦女們都不蒙面幕，可謂奇觀。在無可形容的，高度的舉奮中，她們都撤去自己的面幕，把牠們踐踏在脚下，把牠們拋在演講的人們的脚下。當一個婦人因這不蒙面幕而被她的丈夫所謀殺後，集體裁判在羣衆的大會上舉行了；大會迅速地將謀殺者定罪，把謀殺者帶去行刑。從這時候起，婦女們在至聖的波哈拉城裏走路便不必再蒙上面幕了。去日，在二十歲時因爲父親負了十五盧布的債而賣身於婚姻上，來淸償這債務的，這位女同志便是今日烏茲貝克共和國的副主席，也是這共和國長駐莫斯科的代表。

這些東方的婦女們，她們深深的認識了她們對於社會的生產手段之間的新的自由的關係。

『對於我，工廠的叽，
是配合我們的韻律，
是給予我們的力量，』

由工廠來把她們從回教徒的妻妾底淫威之下解放出來的烏茲貝克的國家絲織廠裏的婦女們，她們這樣的高歌着

。別一首歌把這請求更擴大了：

「東方的花朵兒，這是時候啊！

把面幕撤去，把Parania也拋去吧……。

在羈軛一般的匹配之下，一千年來，你們都倒躺在黑暗裏。

當你們醒來的時候，當你們從沉墓裏起來的時候，

世界上的勞働者都在等候着你哪！

蘇維埃婦女那各部分的生活，在工業和公共事業的生命中已隱固地扶搖直上。當五年計劃時，在工業的勞働者中，婦女的分率，每一年中都已堅牢地遞增至3%，到目下（一九三一年），在全體享有工作應得之利益的人們中，已有42%是婦女。在高等技術專門學校裏面，也有36%的學生是婦女。在醫藥學校裏卻有75%；在蘇聯，在任一教育部中，對於婦女，都不會有分毫的歧視。一九二六年度全體合格的婦女中參加選舉的百分率是28%，至一九三四年已增至80.3%。一九二六年度城市蘇維埃的成分中，婦女佔18.2%；但至一九三四年度時，已激增至32.1%。可是在農業區域裏，這種變易愈見得更為明顯而宏大；一九二六年度的鄉村蘇維埃婦人的百分率，是9.9%，一九三四年度已一躍而為26.4%。在一九二六年時，由婦女充當主席的鄉村只不過聊聊的0.6%，雖然只此現象已經足以證明千萬歸女們的鬥爭的成果；但到一九三四年度，這數目已飛躍而超過了8%。百萬以上的婦女，今日已使其自身在蘇維埃中成為政府的公務人員，其中包含有四十萬的蘇維埃獲選委員，四十萬的地方政府委員會委員，一十一萬二千在法院裏的「副席審判官」她們在法院裏這種職務，固然是和我們的陪審官的職務相同，但有些微地方是比陪審官們還要專門些特殊些的，此外各合作事業的管理處席上，也有十萬的他們充當委員。

現下已改名卡列寗的脫窩（Tver）城，提供了婦女們在多方面的工作上底成就的顯例。因為是一個紡織業的城鎮，所以在革命前，他的住民便是這一大批的紡織女工，這正是說明它所以有目下的地位，所以成為一個進步的城市的事實。（其他城市都隱隱地民隨着，如婦女一經啓蒙與教育即宜於獲得法律上的權利而絕對平等），脫窩城裏最重要的二位婦女中，一位是安娜卡里茲娜，共產黨的城市祕書，在這城裏除她的地位而外，可說是沒有比她更高的位置存在着的了。另一位是非奧杜縲娃她直到最近，還替蘇聯保持着，「紡織界冠軍」的令名。其他成千成萬的婦女們都追隨着在這兩位領袖的足跡後面。

警察莉里一無恨懼的在城市四週穿過黑暗的泰茄（森林記者）去，把犯罪的惡黨們包圍起來。有一次，當她護送一個因縱火焚燒稻田而被捕的囚犯時，在森林中，她突然地受到他另外兩個同謀者的攻擊，然而，押解回監牢裏來的不只是一個犯人，而是三個。就在當天黃昏，在地方戲劇會場舞台上，她扮演一位嬌豔絕倫的女英雄，披上了淡紫色的袍服，因爲莉里也是一位熱中於劇藝的研究，而在當地各婦女藝術團體中專攻劇藝的伶人。黑晴的咯提亞是街車的售票員，在脫窩的二十七個婦女售票員中，她是成績最佳的一個。同時，她也是工人學院裏的第二年班的學生，她專門研究屠格涅夫和幾何。庫羅梭夫這位汽車夫，寫了很多關於她的詩。

所有的青年人都喜歡尼娜，這位滑翔機的嚮導者，她每星期都得有兩天坐在輕薄的翅膀上，鳥翔天空的滑翔。她那正規的職業是在車廠裏，替鐵路上的車輛做鮮弇。但是她的趣味都在航空人員俱樂部裏，她希望自己有一天會成功一個飛行家。喬雅是一處服裝製作場裏馬達機器的冠軍，也是牠的商店委員會(SHop Committe)上的主席替伍百六十個婦女運籌維握職業工會的事務；在她工作之外的剩餘時間裏，她是一個熱愛滑冰的跑家。五省衣業工人的運動會開幕時，她曾擠在第二名。瑪露茜亞要把自己事成功一位醫生；屠尼亞原是一個熟練的織工，她在壁報上寫過許多文章。所以，目下，她已經是一位得到充份的寫作時間的作家。杜夏亞在城裏算是第一個婦女汽車駕駛人；孩子們跟在她的後面吆喝着，『女駕駛人』。一個又一個地，脫窩的女孩克服了每一職業部門，戰取了各部門的事業。這樣的「風云女兒」，目下，可說是遍佈了整個蘇聯。

來拜訪蘇聯的外國人，偶然的因發現婦女在沉重而艱艱的勞役上工作，在田野上工作，在街道上清道，甚而至於挖掘地道而感到驚異。然而，蘇維埃的婦女，其實仍是在田間工作的，那一代的農民。她們知道在各時代裏婦女都苦作於沉重的勞動，這也是她們最熟練的工作，但即使是這僅有的工作，他們也早就從她們的手裏剝奪了去，她們知道在勞動的機會上的均等，在蘇聯，亦即是在政治的機會上均等的意思，亦即在生活上的各個機會俱皆均等，俱得共享的意思。因而，青年的女孩才在地道上爲與男子同等工作的權利而奮鬥，對不願意讓婦女到地下去的工程師和礦工抗爭。她們和經驗豐富的人們在水浸到腳踝的地道裏工作，和他們作技巧上的競爭，更不時的戰勝他們。

地道是我的生活中最豐富的經驗』，一個獲得獎章的女孩

子得意地說。

然而，管理婦女勞働底規律不是沒有的，這種規律禁止一切業經經驗正實的，對於婦女勞働者比對於男工的危險性還要大的勞働。婦女不能在稍有中毒危險的行業中就業，不能提舉體積重量超過一定限度的物品。在全部妊娠時期中，和產後的六個星期以至八個星期，不許婦女作任何勞働，這特殊的規律，是由醫學的檢查隨時加以補充的。很多勞働的日程表經常都在審查中，考慮牠們有無危害及婦女的事情；如果在經驗上證明她們眞的危及婦女大衆底幸福的話，她們便立刻被廢止。這不是兩性間的區別與歧視，而是公共衞生最通常的，最例行的規則的一部。牠認眞的研究各種職業和Bars，對於妊娠婦女的影響，這種職業和Bars，對於妊婦常是有害的。因爲電鍍的時候，靑年人比老年人還要容易感受肺結核症，所以，電鍍業（Sano Blasting trades）裏是不准許靑年人參加進去的。在蘇維埃婦女與其他的婦女顯著的區別，不是接近於煩重的勞働，而是熟練的各種技巧使蘇維埃婦女與其他的婦女顯著的區別。安娜柯芬娜娃被譽爲康貝因刈禾機的駕駛員，一季中刈禾達一千五百英畝，造成城鎮紀錄，娜台利亞朱開羅娃是一個機械曳引機站的站長，該站的工作員完全是婦女，工作區域包有三•十二個集體農場，即一萬五千方英哩。斯非蒂尼娜，卻是一位船長，航行於海洋上，而蘇維埃的人造雨（Stratostats）也是一個女化學家所策劃的。伊倫尼舀斯娜娃是第一位婦女北極深險家，駐居在冰天雪地的北方足足有幾個季節；和別的偉人一樣，極受羣衆的崇拜。還有尼娜鄧美，曾在北方的技術站上管理兩年，也和伊倫一樣，獲得羣衆的信仰。涉臬時代在煙草田中拔草的八歲女孩茄遂娜密杜芙尼克，當內戰的時候，在戰場上是一位最英勇的紅軍戰士，且幾度傷，幾乎要斷送掉性命；但他終於掙扎到今日，一躍而爲蘇維埃莫斯科的，各主婦的代表，莫斯科公共住宅即由她一人建議與築。

勞働機會的均等對婦女提供了生活中每一分野上的機會平等，不論其爲敎育的，政府的，或爲婚姻的。在蘇維埃婚姻規律背面所根據的是相方在決定他們那最親密的眷屬的關係——這種關係的決定，政府是無權過問的——兩

（一）公務人員，規定嬰兒誕生前六星期，誕生後六星期，俱需休假，至一般體力勞働者，則爲嬰兒誕生前八星期，誕生後八星期；若得醫生之許可，可以在他何時期增長休業時間，在休業期間，工資一律照給，無一文短少。

方底同是人類的身份的平等。政府的任務，只限於嬰孩之保護，與乎婚姻之監督，以求避免強迫，或欺騙之事的發生。所以青年戀人們進入婚姻登記局的時候必須鄭重填寫姓名，地址，職業，過去結婚的歷史，有無兒女，以及各人來來擬取的名字等。對兩人所發的問題是一樣的。兩人有時也採用同一的名字，但不是常有的，羅有疾病而把它傳染給別人的人應負有全部責任，受罪當處罰，財產的所有，在結婚之前，仍是個人的；但後來，則合併而爲兩人所共有。已給婚的任何人，如果需離婚的話，也可以將它拆開，但國家欲有權問所以要離婚的理由，而離拆的雙方都得負責孩子的撫養和照顧，直到十八齡時爲止，同時也得負責對方所需任何暫時的經濟上的援助，使能確立獨立的關係，新近在離婚條例上很多字樣上的更改，而且都是一舉更爲正確的事件，保證雙方而都已的實的明白離婚，另外是更實際的作爲撫養兒女的担保。

新近蘇維埃各領袖會討論到對家庭生活應多給予時間的問題，這也是和一般的着重於現下那更充實，更豐富的人類關係這一面同樣的見解，因爲在現下，閒暇與休假的時間已不斷的在增加着，解決這問題的可能性也日見加大，跟以前那些否認家庭底重要性的已大大不同了。對於婚姻底頴然不定的意見，從一開頭起，便這樣討論到極大的妨礙；對於這一方面，沒有一個人能比列甯更鄭重的了。但實則，所下壓制以其說應該是社會的，毋甯說應該是法律的，因他們在性生活方面底不堅定，而造成社會底不幸與破壞的人，職工會，集農場，和黨的組織必需予以嚴懲，即開除與驅逐亦無貸，決不能稍事辜惜。但他們所應考慮的是具體的現狀，而不是因襲相沿的傳統。男女兩性能繼續無間地，公開地共同生活，不論他們有沒有「註册」都應該萬分的尊重；這兩性的共同生活同時可以把婚姻入社會的和法律的這兩方面的意義裏去。企圖藉兩性的結合來利用對方，他的目的，不論是由那種方式來達到的，都受嚴刑酷懲。想用結婚條例，來獲得暫時的新娘子在收獲的工作上底幫忙的農民們，當他們一知道這將給予那婦人在收獲上有同等的權利之後，他馬上就只有停止這一着。幾年前曾出了一宗著名的案件，是一個男子僞言結婚來誘姦了一個女子，過了一宿之後，到第二天早晨便把她拋棄這件事吧；他所犯的是強姦罪，這罪名，在法律上說，是指凡經由強暴或奸騙而得來底性的關係，都被認爲是犯強姦罪，所以，婚姻登記在事實上，以其說是把罪名減輕了，不如相反的說是加重了罪名；但這個人，他總可說是曾

經利用蘇維埃的「衙門」幫助他行了一次騙吧？

遇有男女兩方都有職業這一事實時，在婚姻這上頭便不時的觸起了許多的問題。我曾遇見一位在西伯利亞的女曳引機駕駛員，她和在另一田地上曳引機隊裏的一位駕駛員結婚。她倆遙遙相距地度過她們的蜜月。每個星期一次地，那位青年人在假日裏趕着十哩或二十哩的路程，去和他的新娘子在一起。至於這位女郎，她永不會在半路上等着他的，她是優勝的機隊裏面底特出的人物，所以她不會有這樣的機會。我也曾質問過她們，為什麼他們不要在同一個耕種隊裏工作，但他倆異口同聲的說：「不過，這是在播種的時候，教我們遺棄了我們的隊伍呀！」

一個婦人對於國家的關係，一往都是個人底的；婦女與國家的關係，決不需經過她的丈夫而後成立，即以偉人們的夫人來說吧，她們也不能生活在「妻憑夫貴」的光榮裏。當史太林的夫人逝世的時候，報紙上黑邊的訃文，即以她自己的姓名和她在藝術絲織廠裏面的職業當作古的人物吊喪；只不過在這訃文的後面指出她是「史太林最親密的朋友與伴侶」。加里甯的夫人，自從她建立了一個國家農場，在阿爾泰山建立了文化的中心地之後，便獲得藉口的聲名，在那兒，人們用她自己的名字稱呼她，從未提及加里甯主席這名字。

愛是「婦女的全部生命」，這因襲傳統，到了現下已在要求一個新的交代，這是永認人類中任何人都可以完全倚憑於別一個人的身上而求得幸福的否定。土耳其斯坦一個青年的婦人，叫做莎里瑪的，當她得了到塔斯根去研求學問的機會時，她的丈夫立刻就要她回來，於是，因為她對這無理的壓迫的拒絕，便離棄了她，在信上面大吹法螺，說自己已另娶一位。『雖目不識丁，但奉命唯謹』的賢德妻子。可是，莎里瑪在她的覆信裏反而充份的表現了她自己的德性，表現了她是怎樣的寬量大度：「我接到您的信，才知道您已另有妻子，這個我自有我報復的方法，只要我的學程一修完滿，我就要回到我們的村坊去，我要好好的教養你這位後妻，教她去讀書寫字。」也許老朽的，行將就木的那一代人，可以因這「信口雌黃一通」的莎里瑪而嚇得面面相覷，但在蘇維埃這一代新的人物，是要把她牢為一位自由的市民，獨立的市民的。

每一個婦女都可以隨意處置自己，自願結婚或不願結婚，自願養兒女或不願養兒女，絕無婚姻的顧慮等，這各方面的自由，已經獲得蘇維埃法律的承認。而這種自由，也只有社會的公意才能制裁它，法律上的刑罰，絕無壓制

它的權利。

大Polyclinic底婦科的分站（該站醫藥處全體服務人員共有三百人，爲史太林格勒馬達廠中三萬五千工人服務）。站長米拉斯槃維支博士告訴過我，在機械廠中工作的全體工人，日常都到她那兒去，分頭作例行的衛生檢查。『如果她們是結了婚的，我就問她們：「你們都要孩子嗎？」那我就依照她們的意思，把醫藥的常識都教給她們，方果萬一她們真的都不要養孩子的話，Polyclinic便得幫忙她們，教他們種種避孕的方法。』她再進一步的告訴我，爲着避免墮胎的發生，她們未嘗不用盡了各種方法，比如以健康與幸福的關係作懇切的陳詞或遣派保姆，甚而鄰居對夫婦二人據理力勸，或甘言勸慰，但決不能橫加絕對的，堅決的反對。「對一個自願養兒女，或不願養兒女的婦女橫施強迫，使我們考慮到這是一種侵害人權的行爲。」米拉斯槃維支說：「只要她們自願養兒女，且有決心，則國家決不吝加以各方面的援助。或予以醫藥費的豁免，或免費留產留醫院，且有特別的津貼，以供乳奶和嬰底衣服的需要，另外又採用了白天的保姆看護制來撫養小孩，以補母親在工作時間中的不及。從每年人口平均增加到三百萬——這種日漸的繁昌，在前兩年已有三百五十萬——這數目上，我們可以極爲淸楚地看出婦女們都是自願，且決心要養兒育女的，至於上述人口的增加，則是在任何別的地面上都堪稱無比的增加。

在每一個年頭裏，蘇聯都出產了牠那許多的民族英雄，他們都因某種非常的事業或者他們的發明已經廣泛地被尊做。，便一躍而爲大名鼎白的人物，在一九三五年中，名聲最噪的要算史達哈諾夫，一個鑛工，另外，就是瑪麗鄧欣科，一個農場裏的婦女，在昔日，她是糖甜菜區中的一個傭婦，自經農場的集體化之後，瑪麗便出人頭地的奮進起來了。她的知識，全部是在茅房的實驗室裏得來的。在一九三五年的春天裏，她向該地全體種甜菜的人要求。「讓我們把糖來敷滿這大地吧。我們這一隊，在每一畝上，總可以收獲到二十噸甜菜的。」千百封信雪片般的飛投來了，千百位訪謁者參觀田園來了，那些田園是經過瑪麗那堅決不拔的娘子軍隊伍的九次耕耘，八次鏟除飛蛾這種種努力的。（在晚上用火焰來撲滅飛蛾她們用特殊的打火機械裝置來和滴雨俱無的八月博鬥，傾寫了兩千多桶水在她們的田地上，結果，她們每畝的收獲突然增到二十噸，到莫斯科的十月慶祝大會上去，在全國羣衆的喝彩聲中，領受了列甯奬章。

這些獨無僅有的能夠出類拔萃地獲得無上的尊榮的婦女是那一類人？這就是那些不惜深深地陷進泥濘裏去掘糖甜菜根的那些不惜深手泥污，不懼昆蟲黴菌的黏附，以求甜菜的收獲，得以日臻改進的婦女們吧。她們的事業又何以被崇拜呢？這也就是—因為他她們的甜菜已不是用來替私人計較利潤，而是一個國家的工所必須的糖底原料。她們都是建設一個大陸這公共的使命的前驅者，她們都是領袖。所以在迄今仍輕視農業中的婦女勞働的世界裏，便構成一首英雄的集體化的詠史詩。是有着和深入北冰洋的探險家或在雲層裏實驗的科學家們並駕齊驅底不朽的價値的。

「譯後記——Anna Loviae Strong是美國一位前進的作家，目下仍然在蘇聯。這篇是從她所著的(The Sori-et world)一書中選出來。這本書是最近出版的書籍中，介紹蘇聯的書籍中最好最正確的一本。內容分：(1)改造世界的計劃，革命的黨，無產階級專政，民主主義的增長，蘇維埃聯邦，領導的正確，新經濟建設，為和平而鬥爭。(2)工場的集體化建設中的新大陸，澈底解放下的婦女、科學的民主化，藝術的民主化，人類的重造，自由空氣中的青年，新人的產生等十六章。最近由李君敏先生邀我和魏甯先生三人合譯，已全部譯完，約在下月中旬可以出版，作為新路社社會科學叢書的一種。至於這一篇，是應婦女文化編者趙清閣先生的囑咐，先在這裏發表的。

華北的秋 趙清閣著 每冊實價四角

——上海鐵流書局出版——

「華北的秋」是作者繼「旱」以後的成功作品，為最近出版之新書以樸實的筆調描寫北伐未成功前農村婦女遭兵災的情形，及華北鄉村救國的熱情愚昧，很刺激動人，為每個愛國青年所應讀。「鳳」是寫一個幾層壓迫下的女伶之不幸生涯，為婦女鳴不平之有力呼籲。本刊讀者可向本社購買優待八折。



鬥爭中的西班牙婦女

科爾卓夫（Michael Kolzov）
禹慶　節譯

反法西斯戰爭展開了西班牙民主革命的道路，這鬥爭現出西班牙人民的勇敢和堅強，有價值和高尚，牠給全世揭露出一些新的事實：西班牙的婦女們爲保衛她們的爐灶和家庭，爲愛人類，她們被敵人的子彈殺死在街頭。

在遠方阿拉隆山（Arakon）山上我看見一個小黑點。這小黑點愈走愈近，也愈大，最後顯出來是一個女人帶兩個孩子騎一匹瘦驢，懷裏還抱着一個小孩。她丈夫死了，她的家庭，她的整個莊村都被叛軍焚燬。所有剩給她的只是一個筐子，一個盛有水的土製水瓶和一片麵包。她像個鬼似的移動着，零亂又使人頭暈，在偉大和悲慘的世界中消失了。但是到晚上她就可以到巴拜斯特瑞亞（Barbastrioia），那裏她會被人收留，被旁的受折磨的憂慮的婦女同等的分給她房屋。她們的丈夫已經都走了，手裏拿着槍，一點不表示猶豫和憐惜地走上戰戰。她們這些工人妻子們一定會收留她，給這些黑眼睛的孩子們洗澡，給他們東西吃，並且讓他們和工人的孩子們玩，也許這些孩子們永遠再也見不到他們的父親了！當她們照顧過孩子們以後，這些西班牙的婦女就拿着裝滿了水或強烈的酒的水瓶站在路旁等着經過村鎮坐大汽車到前線去的兵士們，讓他們的精神振作一下。

九月十三日有八個婦女從賽拉（Sierra）和路納（Luna）到來瑞答（Lerida）。只要叛軍一到這些村落，他們就開始姦淫年青的女人，把她們的母親頭髮剪去，並且攆她們到街上。受過這恐怖和苦痛以後七個婦女逃出這個村落。頭髮是西班牙女人主要的裝飾，不論年老或年青，貧窮或富貴，西班牙女人很珍貴她們的頭髮，把頭髮弄彎或燙成出奇的樣子。這八位農婦無論如何也得讓人看她們的光頭了；在榮譽的尺度下她們已經被人弄成大家認爲是一種

恥辱或不雅觀的形態。

「我們不願意這樣，但是叛軍却偏要把我們變成兵士。好，我們就要像兵一樣打仗，一直等到我們的頭髮長到披在肩上。」

我在瓜答拉馬山(Guadarrama)看見康芝多（Conchito）一位從特爾多（Toledo）來的少女；她的未婚夫被機關鎗子彈打死—她來並且要一隻馬鎗。她已經在賽拉打了一個月的仗，她的目的就是要奪獲一架機關鎗：去俘獲那架殺死她未婚夫的機關鎗並且要用牠來殺死敵人。

道洛瑞（Dolores）輕輕的碰了一下康芝多的臉，忽然這位姑娘像個孩子悲慘的哭起來了。

久妮塔（Tuanita）管理着民團十五軍部事情的軍需部，她很有效率的負起各種責任。

年青的奥頓娜（Lina Odena）和阿奈足(Aurora Arnaiz）穿着黑色的制服，旁邊放着自動鎗，指揮着一大批軍隊，並且組織了成千的青年西班牙人保衞他們的家鄉和自由。

我在天剛亮和黃昏，都看見她們站成一長串。她們都很累，但她們仍然笑着，逗着。

當醫院需要血注射給傷兵時，五百婦女—就是工人區那些婦女們—在頭一天都來了。

「我們男人在前線流血，我們在後方要還給他們！」

在道中呼籲一點鐘後，馬德里就有七千婦女聚在紅十字救護隊房屋外邊，自願盡她們的義務。她們幫助前線的戰士們，組織起來供給食品和衣服，用歌聲和音樂，來鼓勵戰士們。

當伊巴盧瑞（Dolores Ibarruri）被法西斯監禁的時候，她認識了那些被資本主義社會剝奪了工作和麵包而被迫偷竊和賣淫的人們。現在她已經保證釋放出幾百「犯罪的婦女」，這些人現在正在軍事工廠，公共飯廳，兒童看護所特別賣力氣的工作着。

卡拉斯科(Maria Carisco)是"Fourwinds"飛機場一位有能力的女士，從頭到脚都是機器油，在正忙着檢查飛機，不等她完全把一架飛機連螺絲釘都看到，她絕不讓機師把牠駕出。

女作家李昂（Maria Teresc Leon）興奮的，穿得怪漂亮的從汽車裏跳到塔拉外拉（Talavera）大路上用玩笑和懇求的方法，她使大批害怕飛機襲擊的武裝農民恢復了勇氣，因為這對他們是件未經過的事，她並且勸他們回到前綫去。

瑪瑞亞，幾妮斯塔(Maria Ginesta)我的從加泰羅尼亞來的沉靜的，謙遜的祕書，是巴塞羅那一位裁縫的女兒。她，她，哥哥和她的朋友他們三個人一起長大，一起玩，加入政黨也在一起。七月十九日他們三人都拿起鎗到普拉雜、得、科隆(Plazade Colon)戰壕作起戰來，她的朋友因爲受了四處鎗傷而死了，他在兄妹兩人之間躺下，這位哥哥因爲要得一本步兵戰術教本到沙拉哥沙(Saragossa)去了，瑪瑞亞成了一個打字者，派遣到戰地參謀部，她常常爬到一個安靜的牆角，面對着牆坐着。當我問她關於她自己的時候，她對於我解釋：

「我可以像一個俄國同志似的很公開的對你說：我們在這完全都太感情了。這是很大的錯誤。我們太感情了。」

這是所以有西班牙的女人，在她們生死關頭的時候，對我表現出他們的內心。

西班牙的貴族們和西班牙的教士們過去好幾百年都稱讚着「婦女的美麗，高貴和神聖，」但現在却在哥多瓦(Cordova)菀伯拉村，在村莊廣場上殺死所有反法西斯人的妻子。母親們到下了，手裏還抱着孩子們。

在幾尼爾(Puente Genie)村強姦了三十少女以後，他們用刺刀把她們刺死，並且擲到河裏。

在特爾多省阿爾柴那，叛軍的騎兵把俘獲的婦女放在建築物最高的房子去，爲的是她們好先被砲火所轟燬。

雖然貧困和受苦，西班牙的女英雄，母親，妻子和姊妹們將要完成勝利和一種自由快樂的生活。西班牙的每一個女人都深信着這一點的。



前進的朝鮮婦女

大德

朝鮮，本來是中國的藩屬，它與中國的東北三省相接壤，無論在地理上，種族上以至於經濟、文化、風俗、人情上，和中國都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但是，現在的朝鮮早就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下而滅亡了。他們的痛苦，比我們當然更深重！

朝鮮的婦女，爲歷史和地理的關係，在生活和思想上大半與中國婦女相似。封建關係現在還很鞏固的存在着，加以受了日本婦女的影響，使他們的生活習慣，充分地日本化，男子娶妻子，大抵總是娶一個比較年長的，他們對於女子，無非當她是一架生育機器和家庭中的一個奴隸而已。所以女子們終日管理家務，在家庭的範圍裏，毫無自由和幸福之可言。大部份都用在衣服的洗滌上。

自然，她們是始終不能受新思想的薰陶的，開明的思想，必定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作對，所以她們不能受教育，也不能跑出家庭，踏進社會——這是以一般舊式的女子而言。

至於新的婦女——就是受過教育的婦女，在朝鮮並非沒有，不過新的婦女，從官立學校裏出來的，受了長時間的日化教育，已經消失了反抗性，變成一個十足道地的日本式的女子了。從教會學校裏出來，受了長時間的宗教教育，又會變成一種美國式的女子。這兩種女子雖然會讀書識字，但她們在思想上，生活上，還不過是一種比較文明的奴隸。

說到婦女們的職業，當然更幼稚，百分之九十的朝鮮女子，都以嫁人爲職業，能夠做一個女教師或看護婦的，已經算是頂峯造極，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男子們尙且失業，女子們還有從事職業的機會嗎？因此，有許多貧苦到無法生活的女子，不能到東京，大都去作妓女，出賣她們的皮肉。殖民地國家的女子，生活上的痛苦原比畜牲不如！

但相，目前的朝鮮的婦女，到底也有覺醒了的，去年的下半年，朝鮮全國有五十多個婦女團體，不顧警察、憲兵、和偵探的壓迫，開了一次大會，大會中發出一篇要求婦女解放宣言，最前兩段是：

「婦女的解放，結局若在婦女的經濟獨立，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婦女解放運動，必須有一種變革，還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和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的運動。

「目前朝鮮的婦女問題，也不是局部可以解放的，是和整個民族解放運動應聯在一起；否則，婦女的地位不會提高，在亡國的局面下，不但婦女得不到平等，連男子在殖民地上也是奴隸，奴隸應該和奴隸聯合起來，解決民族解放問題。」

這篇宣言的字裏行間，充滿了反抗的鬥爭情緒，非但明白指出了朝鮮婦女的出路，就於未曾亡國的中國婦女界，也不能發表這樣的宣言，朝鮮的革命婦女們，是値得我們另眼相看的。

本刊下期要目

論壇

保持兒童心理健康的要件……任培道

展望台

不幸的烟台婦女……梅林

文藝

我開始走進社會上……董少英

專載

從國防前線歸來……譚惕吾



世界盲人之母

剪影

以一位雙目失明而兼具聾啞的女兒，竟然能於世界女性偉人中佔一位席，這不單是二十世紀的偉大表現，而且也可以說得上是近代的一大奇蹟。

這奇蹟的寄托者，就是著名世界的美國婦女界偉人之一的格拉女士。

據最近的消息傳來，格拉女士有於明春漫遊遠東的企圖，假如我們眼福不淺的話，說不定有緣得覩尊顏。於事先，對這位學者努力奮鬥而卒至有成就的女人加以介紹，似乎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事。

格拉女士，被稱爲世界盲人之母。原來她一生大部的時間，是努力從事於救濟殘廢的社會事業，她是美國盲人協會的會長，是美國失明防止協會副會長，成爲全美國民衆所非常敬仰的人；她今年已五十七歲了，雖然是這般的高齡，但仍對她的事業，努力不懈。因此，也難怪會得到人們那麼尊崇。

格拉女士的一生身世，眞是充滿了苦難：她於一八八六年生於美國亞拉巴麻州的一位貧農家，出生後十九個月，就因病而至陷於盲聾啞的悲慘境地中。在如是的情形之下，照我們看來，一定以爲她祇好於殘廢中葬送一生了，然而事實幷不這樣。

當她七歲的時候，無意中遇到一位涉利曼女士、涉女士見她是極可憐的一位女孩，心中不禁大大地感動，於是她的命運跨上了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到一八九四年，涉女士將他送入了紐約的聾啞學校，於入學之後，卽受近代科學化的發聲訓練，結果，竟將這位一向不能說話的女孩，變成了能夠流利說話的人。於能夠發聲之後，她便開始學習德語及法語，於學習的過程中，教師竟發見她是一個具有可能的絕頂聰明天份的人，靠了這，她後來竟得進哈巴德女子大學，而且得到了榮譽的學位。她除精英，德，法語言外，同時對繁雜的拉丁語與

希臘語，也造詣極深。因此，合計起來，她是精通五種文字，除此之外，她對天文學，心理學，哲學，史學，物理學，幾何，代數等，也有着非常豐富的常識，故她也可算得上是一位學者。從大學出來之後，直至現在，她都是毫不倦怠地從事於救濟殘廢的社會事業，獲得了非常的成績。

她的恩師涉利曼女士，是今年十月二十日逝世的。這，當然給她以最大的悲哀，據說，當涉女士抱病時，她曾長期衣不解帶地看護過，比女兒對母親要孝敬得多。

她的一生事蹟，曾經為人們攝製成電影來演過，引起了每一個觀衆深切的感動與同情。

格拉女士，除了是一位救濟殘廢的社會事業努力者外，同時更是一位世界和平運動的健將，當然，這兩者間是有着連帶關係的。

在美國，她常常從事於各種演講，聽衆的擁擠，不下於當代的所謂偉人們，演講的入場劵，有時售到四元的高價。然而，聽者仍是非常衆多，不用說，演講所得的收入，格拉女士是將之全部用於她的事業上。據說，於過去十年間，她從演講所得的收入，竟達百萬美元以上，於歐洲大戰時，她曾旅行全美國，對戰爭的罪惡大聲疾呼。她的演講就是從那時起，纔聞名全美國的。

首都的汽車和洋房

只要是離開首都一二年而重來的人，第一感到進步的，一定是馬路的修整，和汽車及洋房子的加多，似乎人民的住行應該是沒有問題了。只是我覺得無論要人們或機關的這些汽車，據調查差不多都是舶來品；連同汽油的消耗量，統計一下，恐怕要超過所謂「女人廝費」的數目。這樣下去，實為幫助外人經濟侵略。我以為在沒有國產汽油之前，應提倡木炭代油的車子，或多製造電車，可以杜絕所謂「一九××」「一九××」式的外國汽車之輸入。

還有這幾年以來，首都的地皮，增高了十幾倍的價錢，這足徵首都市面的繁盛。但是除了有洋房的要人們住着舒適安宜外，却苦煞一般小公務員或平民階級，比如一間房子租價要十幾或二十元，再加以水電之費，（自來水公司每月要和我們六個人要十幾元水錢，原因如何不得而知）不能不令小收入的人們興「長安居大不易」之感！

（小言論）

文藝

花奶奶

（小說）

劉幽波

正月十五的燈山和烟火才熱鬧過去；接着就是大廟村毗近的楊莊唱神戲。

這兩個村莊的距離只有一里路，站在那邊的土寨向前邊看，順着寨門是一條通着楊村頭的官路；天天走着人和車馬，這眞是最繁華的一條街了。

楊村頭有一個好幾十畝大四外村莊盡有的大蘋果園，等到秋天來的時候，遠看一帶紅綠相映的蘋菓和葉子，噴射着甜香的味兒，是會吸引着許多的小夥子。他們流着汗肩上一付挑子，嘴裏哼着小調閑散的來這裏，少數的銅板換得一滿挑子蘋菓，那像小孩臉蛋一般柔嫩的躺在筐子裏，眨着小眼睛。

秋天過去了，許多孩子似的菓子不知道被人們吞食到那裏去了？葉子枯黃着臉被西風吹到無邊天涯！小夥子們再也不哼着調兒來了。

荒涼寂寞中只有禿了頂的老樹悠悠的看着天，迎着風，希望着來年的秋天！

今天在這個荒涼寂寞的地方，頓形活躍緊張起來；綠茸茸的小麥地畦裏坐滿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人，戲台就搭在緊官路的左邊一點，和蘋菓林緊攏起來。

小販們都擠在一棵棵的樹行中間，長聲大叫的招覽着生意。

雖然是初交春節，天氣仍不減冬天的嚴寒，風吹來像小刀子一般的割臉；但是這樣冷也仍減少不了他們的勇氣，頂多自己的頭向領子裏躦躦。瞧着頸子望望台子上還不見鑼鼓擺出來，兀自的嘟嚕一聽「還不開戲？」一般熱的白氣，團團的從口裏冒出來，誰也不能說，大遠的跑來，不看看這細二黃——京戲班上兩個挺紅的「坤脚」就走！

人愈來愈多，官路的兩邊排滿了用蓆捲起來像個小屋的車輛。紅紅綠綠的年輕女人，梳着黑油油的大辮子，扎着一寸多長梗子的紅絨繩，和梳得髮髮明光光地，插着

辮子，她們坐到車棚裏面只露出來一付抹滿了水粉和胭脂的臉，癡癡等着快點開戲，兩隻小脚是輕易不敢伸到前面去的。

那邊的樹上拴着成羣的牛，不時的發生幾聲長喘來，天不早了，雖然陰天，可是日頭的影子已經撩急了這些男女老少的心。

『陰天沒日頭！該去的吧？去的晚了又是看不着也聽不着！』花奶奶一面穿着衣服，隔着窗縫望望天，兀自的唸着。急忙的穿好衣服，拿起窗台上擺的小鏡子照着自己的臉，自己的頭髮，……一層濃的哀愁掛到她的嘴角上來！

三十多歲了，還是年輕着，白的臉，大大的眼和黑黑的黑黑的頭髮，中等的身材，和兩支放開的脚，這夠合適的，誰不說自己美，自己的人材好！為什麼自己的命這樣的不好……死了丈夫，死了兒子，被別人拐跑了女兒？唉！命啊！命啊！

她滿眼泡看淚水，粒粒的流到臉蛋上；沈重的移開脚步站在房門口，淚水模糊中看看天，心裏又昏自說：『天不早了，該去的吧？』

一回頭又感到身邊缺少了幾件充實自己的東西似的『我的玉妮！我的和尚！

懷抱裏是空虛的影子，眼球迸出來萬千流星，五臟爛了似的悸動，控制不了的悲哀，使他幾乎昏倒在門檻裏邊！

鑼！鑼！鑼！鑼！遠處的鑼鼓聲有力的打到喪失了智力的心頭，她馬上忘記了剛才的悲痛。立刻走出去，把門關起來。嘴裏還斷斷續續的自語着：『只要我沒養漢子寡婦也是正大光明！』

『坤脚！坤脚！』

花奶奶如飛的掀起着脚步，在冷靜的，只有幾支狗，幾支貓和鷄的街上。立刻又消失在一堆黑鴉鴉的人叢中間。

天上是黑黑的以空中飄着小雪；鬼吼一般的北風擺動着樹的枯枝，『嘩啦沙』！『嘩啦沙』！這種聲音擾亂了夜的沈寂，人們都在夢地裏回憶着白天的熱鬧。

『唉！天不湊巧明天是好戲又下起雪來』！

花奶奶撥開了一堆冒着煙的濕柴，推開門望望，臉上露出來很失望的表情，又重新抓了一大把梗柴放到爐上去，火就「呼」的一聲放出紅的光焰，照得滿屋子頓時明朗許多。

『可不是老天爺眞不作好』！老八嘴裏正呼嚕嚕嚕抽着水烟，歪過來頭皺皺看隔門縫看看。

『老八你以後別常來啦！這樣更深半夜我是担得不了的！』

火紅的光照着花奶奶滿是憂鬱的臉，以嘴裏吐出來這句咬着心的話後，翻起眼皮看看老八。

老八放下烟袋，兩隻手在火上掘多着，哀傷和憐憫充塞了他的心。

「花嫂！找時常想三哥，三哥在世時，我們一天到晚在一起喝酒打牌，總算是好兄弟，現在三哥死了……我想起往日就禁不着想來看看你，寡居娘們，過日子眞不容易，到底有個男人照看看好的多！和尚那孩子又死了！唉！你的命眞不好」！老八站起來嘆一口氣。

「我也知道你是爲了你三哥才來照看我……可是南院幾家子近門，這兩天都風言風語的說我和你……」花奶奶說不下去，眼裏濕濕地。

「花嫂！你也別難過，以後我就不常來啦，我也知道——闖和禿龍，道那一羣不是她媽的好東西！早就對你起了歹心，合夥想把你賣掉，想分這一所房子和幾畝地。」

屋裏的空氣於是緊張起來，花奶奶猛地站起來對着老八，握緊兩支拳頭，一滴滴的淚水流到臉上，急促和憤恨地大聲語着：

「想賣我！呵！賣我！我是姓劉的人，死也得埋到姓劉的租地，誰賣我？說！說！我沒作什壞事呀！」

『花嫂！你安靜點！這不過是我今早在會上聽說的，你以後小點心就是，其實看他們誰敢賣你！只要有我老八在，哼！』

一張尖悔和奮勇的臉又把花奶奶的恐懼壓下去了，重新和平的坐下爬爬火。又繼續對老八說：『我想等過了會到城裏找點活計作。』

『也好！』老八慢吞吞的答了一聲，就拍拍身上的灰向門口走。花奶奶兩眼紅紅的站起來去送老八。

『花嫂！事情不好！門已經上了鎖。』突然地老八聲音是急促和發抖。

叮嘡啦！叮嘡啦！用力的推，門縫中吹過來一陣的風，加雜着小雪。兩人的意志和神情都消失在無邊的恐懼與戰慄裏，四支眼睛在黑暗中閃着可憐與無措的光。呼呼的風聲更使人悽楚迷離了。

『捉姦』！突然以外邊打進來還幾聲狂叫。

幾條黑影的強壯漢子像老虎一般衝進屋內，花奶奶只

頓瘀的感到頭上受到一下難挨的捧擊，她不自主地昏倒在一片火堆中。窗外的雪愈下愈大，風更發狂一般吃力地吹，這個世界已不知道究竟變作了黑暗或是雪白?!

過去了一刻的煩亂後，除了狗聲外，一切又都在沉默中。

花奶奶終于被疼痛喚醒了，這時發覺自己的兩隻手是被麻繩吊在樑上，兩隻脚懸于半空中，頭上是一股股血腥雜着燒頭髮的臭味，一滴滴涼冰冰的東西從頭上流到頸子和背上來。

救救我啦！呵！我渴死了，我的頭疼死了！天呀！

不知道喊叫了多長的時間，一點反應沒有。她還時想到老八，想到自己的娘，自己的哥哥：……兀地身子又從空中摔下來，沈重的落在地上。

幾個黑影的強壯漢子七手八脚地。拖她出了門，那冷的冰雪在她身上刺過去，那冷的風在她身上吹過來，欅打更是連珠砲般落在肩背間。接着似乎陷入深坑中。

『用點勁埋上泥土呀！』幾個漢子小聲而又吃力的說。

頓時比壓上了天還沈重，一直重到她透不過來一點兒氣的時候，……風徵息了，大地似銀鎖了一片白，日頭露出來和平慈祥的微笑；昨天的事好像很平常地過去，到吃過早飯，村子裏的空氣又活躍起來，站在高的土堆向前望，那大顧村通到楊村的一條宜路上又擠滿了——人，車，牛。

『坤脚！坤脚！』『好戲！好戲！』

一片黑鴉鴉的在陽光和雪的蝸液上浮多的一羣！

本刊歡迎訂閱！
歡迎投稿！
歡迎批評！



清明

青谷

田野裏鋪滿着翠綠的稻苗，
黃豔的野花配襯着青青的草；
小鳥「啣啣咋」在樹枝頭上叫，
朝陽正射着紫金山嶢！

○　○　○

是誰家纍纍的墳塋，分散在荒郊，
一羣羣來祭奠的男女和老少，
各個人的臉上都浮着悽楚悲悼；
紙錢的灰燼像蝴蝶般飛躍！
想起家鄉的兩座墓塚——
祖母和娘呵！可有誰今天去給您祭掃？
僅敬以我的眼淚和這顆心吧！
聊為我虔誠的憑吊。

○　○　○

像巨風揭起了心潮的波濤，
縷縷的愁雲往事如烟繞。
已迴避了的日光呵！
我無力地被悲哀涼倒！
櫻花似在咽泣，落葉也蕭蕭。
四外都是斷腸餘音，
大地給黃昏籠罩，
只剩下一個血紅的吻迹，還在靜穆裏燃燒！

二六年清明春遊紫金山歸來於亡親遺像前。



打浦橋

趙天

天在下着小雨，沒有風，這是個雲霧沉悶的傍晚。冷冷地氣候，我知道是秋深了！

心境也像秋深的雨夕傍晚般陰鬱，小房間的死寂空氣壓迫着我，像被閉塞在一座墳墓裏。

我竭力地忍耐不住這苦惱的襲襲，終於逃出了深淵，在泥濘的道上，我一步步踏着污濁的足迹。

「去看看華和希吧，她們會時刻惦記着你的病哩」，心裏這樣想，便走向新華藝專的路。

由盧家灣經過斜徐路，至打浦橋，是一條河。河裏有污濁的水，河邊建築着貧民的住宅——蕭蓬似的茅屋。他們好像並沒有苦痛，在他們的臉上，還可以隱約看見一絲微笑！是的，他們比我強多了，至少他們的生活比我安恬。

向前而去，沿着河傍走，茅屋沒有了，是幾隻木舟盪漾在水裏，或停泊在水邊。似乎是漁人，一個個舟上架着黑的網，從船裏面冒出來烟霧，我明白他們已預備着晚上的飯。

『天啦！你安逸了，你可曉得我的苦况?!』

風送來這一句哭聲，我驚奇地向前面尋覓：呵！依然是河傍，水邊，在這裏停放了無數的棺木，一隻白色新櫬前，跪着年約三旬的婦人，她蓬亂的髮，蒼白的臉，枯瘦的身軀，穿一套白棉布褲掛，兩隻手搥着自己的胸，又搥着櫬的蓋子，她發狂的哭，她嘶碎喉嚨的訴說，這訴說，近於是吼叫，她高聲喊着他丈夫的名字，她再用頭向棺木去碰！碰！

『你怎樣不顧及自己，和你的孩子？張嫂，快別再哭了！你看阿紅也流淚啦！』一個中年婦人撫了六七歲的小女孩走進她的身旁，小女孩在媽媽的膝下用力拖，而同時

，眼眶的淚也泉源般流。

『媽媽，我餓了，媽！你快回去燒飯呀！』她看見媽依然在嚎啕，她不禁傾倒在她媽的懷裏。

『天呵，你撇下我娘兒怎樣過呀？你就恨心不管了嗎；我的天呀！』媽好像看見女兒更加傷心，她的淚於是流得更利害，只口聲地喊「天」，這「天」字在她們一般無知的婦女心理就是說的丈夫，她把「丈夫」拎重得上帝一般，丈夫死了，就等於天蹋了！

『你死了，你是不管了，家裏除去給你買棺材殮衣外，剩下的不夠兩天生活，到如今，天漸漸冷了，我們怎麽維持呢？天呵！我眞不想活下去了，我希望快點死』她越她越沉痛，她的女兒也越叫越大聲！但是死人一直不響應。

勸慰的人沒辦法了她勉強抱過了女孩子——一個生得清秀的女孩子。用溫和悲惻的語調開導她：

『我們有的是兩隻手，怕會餓死不成，張嫂，寬點心罷，何必這般糟踏自己！』

她似乎開心些了，用手帕揩揩臉上的淚，站起來接過小女孩，泣聲說：

『我不是爲了阿紅，恐怕他死後的第二天我也就死了！』

『是的，你總該爲阿紅着想！』中年婦人露出一絲微笑，表示她終於勸好了這未亡人。

三個人一塊向東邊走去，未亡人還幾次回顧棺柩。

棺柩，這裏面盛着一個中年婦人的「天」般尊貴地丈夫的棺柩，是依然死死地躺在水邊，河傍，並沒有絲毫去安慰他的妻子和女兒，只漠不相關般沉默着！上帝呵！爲什麽你偏要索去這少婦幼女的丈夫，父親的生命？你害得他們欲生不能，欲死不得，是怎樣地可憐呀，是如何地慘痛呵！

似鑽子刺着我的心，淚如泉湧般下滴！

雨，仍是淅瀝地下，像是那未亡人感動了天！在白木柩傍，我佇立着臆想：臆想這少婦以後的生活——靠着兩隻手的生活：小女孩子的叫餓，在她肚中作怪的五臟肺腑，以及被雨淋的死尸……這一切多麽悽慘呵！是誰殘酷造成他們的不幸呢？

一陣晚風吹得我打了個寒噤，舉步向前，看見更多成排地棺木列在水邊，一個舟上還裝了不少具，似乎運往什麽地方去的，我想着這一些不知都是誰家的丈夫、妻子，母親，爸爸呵！

好容易走過去這個慘痛的境界，天漸漸黑了，心被悲哀籠罩着，不敢去讓好久未晤的朋友看見這狼狽的樣子傷心，便垂喪着頭又回到寓處——依然有着憂鬱空氣的墳墓！

更深陷入了苦惱境域的我：睡在棺木般的鐵牀上，眼凝視着天花板，腦海裏盪漾那少婦的哭聲：

「天漸漸冷了，我們將何以維持呢，我希望快點死，」

「家裏除去給你置買棺槨殮衣外，剩下的錢還不夠兩天生。」然而勸慰人的導語是這樣：「我們有的是兩隻手，怕會餓死不成？」

是的，有兩手就不會餓死，聰明的無知婦女們呵！我們原可靠兩只手生活的！你們的兩只手才是你們終生的保障呀！

許多問題鎮壓着我的腦海，不能毅安睡，眼前只恍然看見那許多棺木，和未亡人的枯瘦的臉，小女孩的純潔的淚，勸慰人的一種堅毅的態度……這深刻難泯滅的印象呀，我將永遠不能夠忘記。

趙清閣女士著

婦女職業指導

作者在自序中說：「……這本希望姊妹們都去找職業的書，在內容方面，我是注重在實際施行，告訴讀者一點找職業的常識，因為我願望大家都能夠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都能成為一個獨立的人」，可見此書實有一讀之必要，每冊實價大洋三角，上海雜誌公司總經售，各大書局代售。本社代售優待本刊讀者八折

掙扎線上

女工生活在幾種壓迫下

佩芸

要是讀者不厭煩，我來告訴你們廠裏去年有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事情是這樣的：

聽說去年來滬的英國大哼名叫羅斯爵士的和中國的大哼宋××最近要來廠參觀，爲要壯觀瞻起見，廠方除屋內外天天打掃清潔外，還命全廠男女工友均須打扮得整整齊齊，男的必須戴起一頂帽子穿一套深藍色的制服，女工的花樣更多，頭髮要電燙，身上要穿淡藍色士林布短衫，那短衫本來預定深色的，現在却要着用淡色，原因不外乎顯的漂亮罷了，並須一律着短裙子，白襪，白鞋子。命令一下我們只有服從，唉！許多女工的家裏是有人靠她過活的，這樣那樣的東西那裏有錢買呢？在這種情形之下就發生了一幕悲劇。

記得是星期一廠方先一天關照工人一律要照樣的辦起來，我們都已遵命的照辦了，但突然見到和我們一塊兒工作的一個婦人仍舊穿着深藍布的短衫。巡迴的管理人看見她這樣，不問青紅皂白衝進車弄去，就把她拖出來，交給「傘摩溫」厲聲喝道！你爲什麽不穿淡藍布衫；她臉嚇得發白，周身發抖，說不出話來，旁邊一個女工是和她同居，告訴我說她上星期做的一件淡藍布短衫，沒有錢買米被她的婆婆拿去當掉了；所以她只有哭，倘然明天再不穿的話那末立即開除。好在今天是一號，恰巧發工鈿，可是她的工資只領到四塊錢，三元還人家，一元買米，那裏再有錢去贖出來呢？怎麽辦？呵，我聽了只有流眼淚，我又沒有力量幫助她。我想：

把紗布裝飾得美麗對銷售上可得勝利，但是女工也把他們當作商品一樣裝飾得美麗，有什麽用呢？而且現在市面不景氣，失業羣衆大批飢寒交迫的當兒，眞是走頭無路！我們總算有些苦工做的人，一天三頓稀飯吃不飽，兩頓總可以維持的；我們的希望很低，做工眞飽肚皮而已：但我們也希望人家顧慮我們，可憐我們一些，讓我們只要衣可蔽體，不受寒受凍，講什麽漂亮？甯願節省一點，積存些汗血金錢，來幫助國家多買一架飛機一顆子彈，多打死

幾個日本人！

寫了這些，該擱筆了，沒有正式受過教育的我，沒有什麼知識貢獻給你們，這是很對不起諸位的，但這些是要你們知道在這廣大的世界上，女工是活在幾種壓迫下的。

這篇極簡陋的，不堪入目的東西，我是減少了好幾個晚上的睡眠時間寫成的。我說這句話，並不是一定要你們披閱我的文字，我是要編者給我發表的機會，並聽取諸位的指教。

北平落子館裏的鼓娘

——慧——

落子館就是小型的雜耍場，裏面的玩藝，以大鼓書爲主要節目，這種落子館，大概都開設在熱鬧的市場裏面，譬如像南城的天橋，西城的西單商場——在未被焚前，和各廟會的集上，去欣賞這路玩藝兒的聽衆，多一半是中下級社會裏的人物，……有身份的聽衆，不會到這種地方。——因爲取價較廉，玩藝兒也頗適合他們的脾胃也。

唱大鼓的鼓娘，多半是從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年紀，她們之湊合在一起賣唱，有類似乎是一個有組織的班子，有前台後台之分，有演員，有管事的，職責分明，秩序井然，前台賣茶，前台攤份兒，茶資有限，出資也有限，因此座上客常滿，平均計算起來，收入頗不惡呢。

正式的雜耍場，通常總是售票的，惟有這路落子館，概不售票，她們是唱一段收一回錢的，在一段大鼓唱畢之後，她們捧着一個小籮，挨座收取，這情形有如青島的劈柴院和洪泰商場樓上的小園子，因爲這樣子實較售票實際收入得多也。她們在零收的書資之外，還有一筆較豐的收入可得，那便是聽客的「戳活」，——就是捧場的點戲。——不過這個，祇有紅鼓娘才會有的，色藝平平常常的，當然不會有這路出手漂亮報効踴躍的聽客的。

從表面上看起來，她們的份兒所入，應該很夠生活的了，而骨子裏却並不如此，因爲她們都有一個靠她們賣藝吃飯的家，望她們供給衣食的師傅，此外還要按時循序，置備幾襲脫換的漂亮服裝，於是乎收支便無法平衡了，這還是指有「戳活」的紅鼓娘說的，至於說那批沒有聽客去捧場的她們的景況，就更不必去提了。



一個流浪的日本女性

記者

有一個日本女子，曾在日本女子大學卒業，說起她的身世，在世界激蕩翻弄之下，她是身不由己的聽受命運之擺布。她在上海市做過女記者及女間諜員。後來回到日本去，從酒吧間女主人的身份，淪爲酒店女招待，當然，女招待只是一個名色，她還兼營着賣笑的副業。

她是信州長野市人，在高中卒業後，跨入女大之門，於大正六年該校舉行第十一屆卒業式時，結束了愉快的學生生活。隨後她嫁給一個富農之子，拼着法學士頭銜的律師名叫西澤義保的。嫁後兩年，她們的結晶品男孩進君呱呱墜地了。從二十一歲到二十五歲，幻夢一般的結婚生活，於日本大地震之年，轉瞬間消逝得不留痕影。

大正十二年八月底，她的丈夫帶着進君到東京去。進君未曾看過壯麗的海景，父子倆一同觀海，寄寓在一家旅館裏。九月一日，他們正在進餐的時候，倏地天崩地裂，他們從此永不歸來了！終日以眼淚洗面的她，住在孤寂的鄉下，急出一場大病來，鄉下沒有高明的大夫，她因醫治不愼，成了個嗎啡的中毒者。此後約模十年之久，她被嗎啡苦苦糾纏着，身子一天天地虛弱下去，她的夫家逼着她改嫁，她對於周圍冷酷的空氣，委實傷心極了，便從信州山中逃了出來。

人海茫茫。何處將有容身之地呢？她起初跑到大連充當女校教師，但因嗎啡中毒的緣故，無論怎樣，提不起精神，吃不足苦頭，便從大連轉到上海來。她在舞場中做事務員，耳目所接觸的，無非是閃爍耀眼的電光，靡靡動人的音樂，和皮酒及香濃惱烈的氣味，其中人物，有塗着口紅，飄送媚眼的舞女，有歐美人中國人及日本人，每晚鬧得發昏。這樣鬼混的生活，和她所受的教育是完全不相配稱的。

不久，她做了日本時事新聞的駐滬女記者，一方仍在舞場服務，她覺得舞場中有世界各色人種，是個搜集情報的好所在，於是她變成一個暗中活躍的女間諜。「一二八」事變之前，她暗藏勃蘭林小手槍，整天整夜的刺探各方消

息，同樣因爲「嗎啡中毒的緣故，弄得體力不支而病倒。

在友人護持之下，她離開上海，回到三年闊別的日本。經過相當的時日，病體漸告痊癒，夫家舊話重提，仍然逼着她改嫁，她執意不肯，她已是三十開外的人了。她再度擺脫周圍冷酷的空氣，重新拾起她的流浪生活，虧得在上海一住三年，取得實習英語會話的機會，求業却要便利得多，隔不多時，她做了日本中禪寺湖濱旅館的管家婦。任事數年之久，其間常常跑往東京去戒毒。昭和九年，她脫離苦海，恢復了心身的健康。她把歷年所儲薪資，在銀座開設一爿「喬治王」酒吧間，居然是酒吧間的女店主了。

但是，她具有奔放不羈的性格，酒吧間因經營不善，只有四個月便關了門。在生活鞭策之下，她淪落爲酒店女招待，她有個哥哥是某縣衛生課長，十年以來，兄妹倆不通音問，她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只好去找她的哥哥，她們見面時，各人都是呆若木雞，一聲不響地互相凝視着，當然，妹子是個『舍正道而不由』的流浪，哥哥是循規蹈矩的官吏，兩人是無法融洽的。

她仍舊回到自己的生活，她雖然是個三十九歲的徐娘，仍具有如火的熱情，她最近有個計劃，擬於世界運動會在日本會時，開設個『萬國舞場』再試一番身手呢。

上訴駁回仍維原判

劉景桂已入獄

（北平通訊）哄動平津之志成中學情殺案慘殺情敵滕爽之主角劉景桂，經地方法院判處徒刑十二年，劉不服，上訴冀高法院，改處無期徒刑。第三審上訴南京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判決書送達後，劉極發鬱，但在表面上，則勉強歡笑。與妹景梅通信，索要衣物，冀高法院，爲結束此案起見，檢察官王綖倫，昨日下午二時許卜票看守所，提來劉犯，經訊明捺指紋畢，即由司法警龍金標，關懷森，僱洋車二輛押劉犯往河北第一監獄執行。三時五十分抵獄。即收押於女監中。劉面色慘白似含無限憂鬱。解監時身着黑色布大褂，肉色襪，青布鞋，默無一語，不時以手巾在手中揉搓，記者於劉送監獄後，特訪該監第二科長周占元，據談，劉係一智識份子，當然能守本監規則，至其在監中工作，則視其是否愛好，紡毛，紡線，綉花縫紉均可。工作時間約需在一星期以後云。

編後

編者

本刊在不知不覺中已出到第三期了！從第一期至第二期，編者自己覺得是盡了改進的責任。而第三期，更較充實些，簡直成爲一個討論婦女「回家庭」「到社會」的專號了。

時代已經不允許我們講空話，因此在本期裏，就有幾篇談實際的文章，值得介紹的：有庸人君一篇「中國不必要喊婦女回到家庭去」，徐閨瑞女士的「從蘇聯婦女談到中國婦女」，以後呂曉道女士的「兩個問題」……都是很有力的作品，尤其對於楨芸評的「幸運的蘇聯婦女」希望讀者們特別注意。

以後的內容但願更趨於實際方面，我們不能再喊口號和唱高調了！聰明的讀者們，大家來幫同編者作到這點吧！

爲了擴大我們的陣線，在第二期曾登着徵求社員的啓事，願意同我們拉手的讀者，請都加入本社，大家聯合起來，組織起來，幹最有意義的工作——本着爲民族解放，和婦女解放的目標，向前邁進！

下一期本刊加一欄「信箱」，凡與婦女有關的問題，都可以提出來研究，討論。並歡迎書評及各地的婦女生活素描或漫畫。登載後，即略有薄酬，請讀者源源賜稿，是幸。

清閑於二六、五、二晚。

啓事

本刊下期闢「信箱」一欄，凡與婦女有關之問題，均可提出討論，但函件以簡單明瞭爲原則。來稿請註明本刊信箱欄。爲荷！ 編者

婦女文化 第一卷 第三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不准轉載

編輯者 婦女文化月刊社 南京黃家巷中和里一號 電話：三一七五一

發行者 婦女文化月刊社

總代發行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一四號 電話：九五一四一 南京宗老爺巷四號

印刷者 國民印務局 電話：二三二六三

本刊定價

每月一册 每月十五日出版 全年十二册

訂購辦法	册數	價格	郵費 國內及香港澳門	郵費 日本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	一角	一分	四分	一角
預定半年	六	六角	六分	二角四分	六角
預定全年	十二	一元二角	一角二分	四角八分	一元二角

郵票代洋十足，但以一角五分爲限

廣告價目

地位	墨色	全面	半面
底封面	一套	六十元	三十五元
裏封及目錄前	一套	四十元	二十五元
普通	一套	三十元	十五元

投稿簡章

1. 本刊內容分：社評，論壇，生活，文藝，漫畫，介紹與批評，信箱等八欄，除社評外皆歡迎投稿。譯文須附原文。
2. 稿末請註明真姓名及確實住址，以便通信，揭載時署名投稿人自便。
3. 來稿請用格子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
4. 來稿如欲退回者，請附足郵票，並預先聲明。
5. 來稿一經登載即酌送薄酬，著作權仍歸作者所有。
6. 來稿請寄：南京城北黃家巷中和里一號本社。

本刊已經呈請內政部登記
中華郵政准為新聞紙掛號



郵購信託部

上海雜誌公司成立已達三年為全國專門經營雜誌事業之首創者向以代定代辦任何定期刊物為專業早經取得全國讀者之絕對信任茲為讀者圖書館等同時採辦圖書雜誌之便利計特於今年擴大郵市部更進一步代辦任何圖書除預約特價外照實價一律九折郵費照實貼計算蓋此專以免郵相號召者便宜不少並於創辦伊始另編印上海同業三十家廉價總目照實價有自一折一折半二折起至五六折不等詳細載明以供選購此項總目函索即寄本公司郵市部實事求是不恃宣傳凡曾經委託者當能洞悉固毋待本公司之贅述也

實業部註冊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

四馬路二三四號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負無限責任為國內各地讀者圖書館學校機關軍部代定代辦各種圖書雜誌絕對負責服務忠實寄遞迅速如遇停刊立即通知定戶憑本公司代定單取還定款若讀者中途欲退定或改定亦可隨時通知照辦絕對自由不使讀者遭受絲毫損失此種犧牲精神為全國任何大小書店所不敢為不肯為者惟本公司願為讀者便利而為之



零售每冊售價一角
預定全年連郵一元三角二分